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

孫雲桂

號香泉江蘇長洲人候選布政司理問有妙香閣文稿

石碕論

項羽論

讀陳龍川集

馮孝義傳

李符清

字仲節號載園廣東合浦人乾隆癸卯舉人官東鹿縣知縣有海門文鈔

誅馬騰論

重修楊忠愍公旌忠祠碑記

義士趙雨亭傳

翟超祖

號蘭陔安徽涇縣人乾隆甲辰進士官池州府教授

李忠烈公傳

章楓庵先生傳

戴大昌

字斗源安徽婺源人乾隆丙午舉人官宣城縣教諭有補餘堂集

秦隋二周論

八

讀張文忠公傳

八

李懿曾

字漢秋江蘇通州人
諸生著有天津集

袁彥伯論

十

游雞鳴寺記

十

王

灼字梅生安徽桐城人乾隆
丙午舉人官東流縣教諭

銅經堂記

十二

黃湖先生傳

十二

署彭水縣知縣方君墓誌銘

十二

徐錄慶

本名嵩字聞齋江蘇金匱人乾隆
丙午舉人官知州有玉山閣集

遊百泉記

十四

趙州錢武肅王廟碑代

十四

滕家璠傳

十五

家傳略

十五

孫星衍

字淵如江蘇陽湖人乾隆丁未一甲二名進士
官山東甘肅糧道有問字堂平津館文集

封禪論

十七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十八

曹縣成湯陵碑銘

十九

濟南府知府徐君傳

十九

王執山先生行狀

二十一

汪彥博

字厚夫號文軒江蘇鎮洋人乾隆丁未進士由翰林官青州府知府

書管幼安傳後

二十四

胡明經傳

二十四

國朝文匯乙集卷五十

石碯論

孫雲桂

社稷臣之謀國也將欲成其安社稷之功必慎持其安社稷之計古大臣不幸身遭其變而容容默默若無意於社稷然者外不密則釁生內不斷則害大天下非圖事之難而成事之難欲成其事而冀然以躁氣乘之則雖忠義激發適以債社稷之事而卒至於無成或曰州吁之亂碯預知之矣桓立而請老將遂聽桓之見弑而不之顧耶余曰否否莊公不聽石碯之諫是莊公弗禁州吁之弑桓也碯以疏遠之臣而力能禁之乎方其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碯去則州吁弑桓碯不去則州吁弑桓且及碯碯固不容一日留也且齊陳皆婚姻也桓弑之日不聞有問罪之師其國人亦不聞倡討賊之舉值此內外無援碯即以身殉之如仇牧之於宋閔荀息之於奚齊徒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也庸有濟乎書曰必有刃事乃有濟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碯之請老也非潔身遠害也碯惟以其身為社稷存亡之身不得不姑留其身以全社稷故其痛彌深其志彌隱將欲寘亂賊於掌握之內必使亂賊之不我疑不我疑而謀及於我而我之為國謀者因之以濟朝如陳而夕見執如器之墜地不動聲色而厝之太山之安碯之生固賢於死矣或曰碯告

陳而陳不聽。余何。曰桓陳出也。戴媽歸陳不敢遽伐衛者。以州吁之恃有其臣民耳。乃者民不和矣。文告之使。來自老臣。則陳方幸報怨於衛。且得固好於衛。碯固知陳之必聽也。吾嘗論兩漢之季。陳實之既敗於不密。何進之死。死於不衛。忠臣義士。欲削除姦邪。而反受其毒者。何可勝道。語曰。智欲圓。勇欲沈。碯真社稷臣哉。

項羽論

自暴秦失鹿。羣雄蜂起。其時龍爭虎攫。風駭雲流。厥惟劉項二家。羽百戰百勝。沛公亡命鴻門。遁身滎陽。中射成暴。困於楚者數矣。然而漢卒以興。楚卒以亡者。天之為也。天固無容心也。天厭秦德久矣。有拯天下於水火者。天視之猶肖子也。有不舉所有而悉畀之者乎。不能承天之意。而水益深。火益熱。如鳥之巢。如獸之窠。其父母復能舉所有而畀之乎。羽之興也。立懷王。救鉅鹿。仗義誅秦。光明俊偉。似足任大事者。天未嘗不默相之。故所當者破。所勝者獲。一匹夫而為諸侯上將軍。駸駸乎有天下之漸矣。迨新安阮秦降卒二十餘萬。殺戮之慘。與入關誦父老者相懸絕。於是天心之眷。於漢不於楚。不然。羽固忍於殺戮人也。一殺會稽守。再殺卿子軍冠。皆變起倉猝。了無猶豫。鴻門一會。兩軍成敗所繫。又羽兵威壯盛。視百餘騎。如摧枯拉朽。假令恣其暗啞叱咤之怒。立誅沛公。真几上肉耳。即沛公如廁。張良獻璧。脫以輕騎窮追。

鴻門至霸上才四十里。襲之易耳。羽於此時如土木偶。玦示不知。斗糧不悟。沛公之不殺。豈果有人君之度哉。天蓋奪其魄。替其神。使之坐失機宜。以終於敗亡也。及其殺子嬰。屠咸陽。弑義帝。羽之惡愈盈。天之降禍愈烈。陳平之計行。范增以讒死。紀水之敗。三軍食盡。及發乎兆域下之機。鴻溝甫定。而漢兵盡東矣。至於唏吁泣下。謂天亡我。曾不知天之所以亡我者。安在悲夫。太史公識其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則亦未為知天者。昔梁襄王問孰能一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知其說者。吾與之決劉項之雌雄。

讀陳龍川集

天何為生醇儒。曰。稽名教。名教者。生人之本也。有稽之者。而人不死。天何為生奇士。曰。矯異懦。異懦者。國事之賊也。有矯之者。而國不弱。天既為名教。而產醇儒。宜通之。顯之。而何以阮塞之。曰。為百世計者。不暇為一日謀。計百世者。深謀。一日者。淺天之。所以生程朱也。明道也。天既以異懦而產奇士。則宜使之擔荷仔肩。而何以使之旁觀感憤。曰。國將亡。雖天莫能興。然其理終不絕於世。得一入焉。大伸其存亡振弱之說於天下後世。則國雖亡。而有可以不亡者存。天之所以生龍川也。濟變也。明道者。續孔孟之新傳。以救百世如藥之有參苓芝朮也。濟變者。振君相之聾瞶。以救一時。

如樂之有簠簋大黃也。高宗南渡。延至孝宗。君日偷。臣日憤。上下靡然。龍川以布衣之賤。懷子臣之恥。所謂上不任愛而下憂之。著中興論。上孝宗諸書。要皆力爭乎綱常倫紀之大。天理民彝之正。當其抑鬱悲涼之氣。發為激昂慷慨之詞。如驚波怒濤。雷雨迅至。當之者靡。遭之者仆。蓋其憂世深而遭變亟也。具與孝宗書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誠有愧於諸賢。至若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嗚呼。前無古。後無今。縱不屑斤斤繩墨。殆所謂特立獨行之君子歟。龍川數上書不報。當軸怒為狂怪。罹冤獄。幾不免。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授建康軍簽判。未至官。一夕死。夫天既生之。何又速之死。不得一展其奇耶。蓋綱常倫紀。天理民彝。不可一日亡者也。生龍川以正人心。明天道。明且正。則龍川可以死。且天之棄宋久矣。豈能使龍川一展其奇哉。故其遇卒與程朱同。

馮孝義傳

馮三友名益。甘肅臯蘭人。先世居江寧。高祖某官於蘭。遂家焉。父諱福。從戎有官勲。病歿。三友纔四歲。福之妾張所生。嫡母王生三祿。三祿弗為養。遂張及弟。三友稍長。賣餅餌以供生母。時觀察某為子求塾侶。或進三友。纔九齡。自總長揖。舉止端謹。觀察異之。酬以揖曰。是子良足為吾子友。觀察母夫人呼而問之曰。孺子有母乎。三友

噉然哭失聲。伏地不能起。叩之。知遜於兄而寄食尼庵。負飯資不能歸。夫人曰。爾欲歸而母乎。乃遣人償其資。且助以薪水費。於是人藉藉稱馮孝童云。越四年。觀察死。將歸燕。三友感其德。將送喪。請於母曰。微觀察。兒不得侍母。且兒之報觀察者止此矣。請期一歲返。遂往力襄葬事。有若成人葬畢。觀察子強留之。三友曰。吾與母約一歲歸。敢以交情賄倚廬憂。卒歸。時年纔十三。三友自燕歸。以義烈稱。成邑宰延主常平倉。會計倉故多弊。盡資從糧長索賄。三友聞之怒。胥曰。將饋公爾。三友益怒曰。爾為盜。吾亦盜耶。乃止。長安尉某聞三友賢。招往曰。君職在恤囚。吾請助子。至獄。命卒濫刑。具檢囚食。詢疾苦。日以黎明赴獄。獄卒曰。公何自苦。曰。吾與若起居無禁。囚手足貫銀鐐。便旋候監放。何忍貪一己安。賄眾囚苦。囚皆感激。泣嘗偕友行於途。會捕逸犯。捕者誤執其同行友。三友遽呼曰。我逸也。彼何罪。其友曰。彼既繫我矣。爾何為捕者並執之。將解官。三友密謂其友曰。爾羸弱不任拷掠。吾請當之。適逸犯復。皆釋。余至蘭州。得識三友。豐頤方曠。修髯長眉。言論誠實。知為君子人也。余病。三友朝夕視我。湯糜必手調以進。自病至瘳。閱三月如一日。余益感其義。三友子名志。字補虎。素俠尚義。力挽十石弓。能作擘窠大字。從余遊。余病時。補虎方客肅州。千里來視余。余已南下。悵然而遇。其好義類有父風。三友歿。葬蘭州郭。嗚乎。三友君子也。義士也。於

國朝文匯

卷五十

三

國學扶輪社印

余又良友也。余不文。不足傳三友。然三友平生事。余知之深。不可不記。作馮孝義傳。

誅馬騰論

李符清

鉅人大儒。一筆削而萬世以為標準焉。然而有因舊史之記載。不核其實。加人以大惡而莫為之湔雪。如誅馬騰之類是也。且夫以誅書者。必其人之有極惡大罪。而不可未減者也。不知騰之誅。得罪於漢帝耶。抑得罪於曹氏耶。當其時。即有欺君罔上。弁髦王章。大逆無道者。獻帝寧得而誅之耶。如得罪於曹氏。也是漢室之孤臣也。曹欲篡漢而翦其所忌者也。謀欲扶漢。不濟則死。以誅書之。其冤抑痛恨。而號無告訴。天理何以長存。人心何以不死哉。嘗考騰。伏波將軍之裔。孫漢之勲戚也。其見忌於曹氏也。與伏完董承等。騰果得罪於漢室。書之以誅騰。又何辭。如見忌於曹氏。則宜書之曰。曹操殺西涼太守馬騰。循名責實。天理順。人心安矣。嗚乎。蜀人入寇。涑水氏且因之。紫陽以正統歸漢。而附注魏吳於其下。千古之特識也。惟誅馬騰之義。則大書而目亦未列。其被誅之由。且歷千餘年。而雷同附會。泥魏史為成案。而不察孤臣烈士之苦心。此則吾之大惑不解也。無惑乎亂臣賊子之肆橫長殺。接跡於千萬世。而毫無所忌也。

重修楊忠愍公旌忠祠碑記

代

余昔陳臬蘭州。行部狄道。適金州牧。茸明椒山楊公所建超然書院。余為之記。嘉慶

國朝文匯

卷五十

四

國學扶輪社印

戊午。余奉命總制畿輔。凡宜祭神祠。諏吉展謁。保定公故里也。西門外旌忠祠。明隆慶二年。從御史郝杰言。所建載祀典。我朝康熙壬申。郡紳魏一鰲倡修之。迄今百餘年矣。棟宇傾圯。無以妥侑神靈。余愴然久之。會己未冬。計吏得政行尤卓者若干人。相勵以事君治民之道。因論及公立朝大節。並祠將廢狀。諸君奮然請修。鳩工庀材。不日而成。請余記事。余竊有感焉。夫為人臣者。寧為良臣。毋為忠臣。為良臣不易。為忠臣尤難。而時會所值。幸則為社稷契咎罔。不幸則為龍逢比干。然忠良無二道。有捐軀報國之心。即有治世安民之畧。攷公之謫狄道也。期年間。開煤山。以便民炊爨。引洮水。以利民灌溉。延經師置田畝。以與士講學。是具見端矣。若投之以國柄。安在不可以治狄道者。治天下。從容朝廟。為一代之良臣哉。乃逆黨傾搆。奸黨煽蔽。馬市之譟。雖敗露。而高權重任。專公亦知言之必死。但事勢敗壞已極。無一人敢言。公不得不言。無一人肯死。公不能不死。蓋公之不幸矣。然古所謂具臣者。無一言建白。無一節表見。富貴而名湮沒。不可勝紀。果為良臣。幸有建白。究無奇節。而公之浩氣。丹心。百世下雖庸夫愚婦。莫不言之心痛。聞之隕涕。其不幸實甚也。願以告世之為人臣者。祠修於庚申三月。是歲五月落成。堅鞏完美。視前規模增煥。其工費除阜異諸君捐資外。凡紳民樂輸者。附碑陰以昭勸義云。

義士趙雨亭傳

乾隆丁未。余攝清豐營。與大名尹葉晚山友善。因得與其戚趙雨亭交。嗣余移署滿城。適晚山緣事成邊。雨亭偕往。路出方順橋。余餞之。酒三行。賦詩贈別。雨亭慷慨高歌。意氣壯甚。歲癸丑。余由粵還直。補官過桐。訪之。雨亭已鬚髮斑然矣。而豪俠之氣猶見於眉睫間。酒次。為余道出關事甚悉。因為其義為之傳。

雨亭名璵。安徽桐城人。前都憲錢其遠祖也。少讀書。性倜儻不羈。輕財重然諾。有古俠士風。丁未歲。過表甥大名尹葉君。賜署甫逾月。賜緣事成。伊挈戚友蒼黃星散。奴僕脫身去。賜父母老且病。痛子才身投荒。日夜憂泣。雨亭毅然曰。與人共安樂。而不與同患難者。非義也。玉門關果不能生度耶。余雖老。尚堪一行。遂偕往。躍馬鳴鞘。暑無難色。至伊犁。將軍愛賜才。置幕中。甚得所。雨亭始告歸曰。汝居此安。余且歸。復汝父母。當再來。終不使汝寂寂萬里外也。歸一載。賜母卒。雨亭慮賜聞訃哀毀。復往慰之。至關外。間賜隨將軍移駐塔爾巴哈台。改轅而北。將軍聞雨亭至。降階執手曰。義士果來矣。敬禮愈重。由是雨亭之名大著關外。將軍厚贈之。俾同貢馬者行。重其義也。先有葉於者。賜族孫。河州牧中之子也。以監糧事。久戍伊犁。雨亭再出關。椿母以金託寄。伊犁在烏魯木齊西。塔爾巴哈台在烏魯木齊北。相距遠甚。音問阻絕。

雨亭歸路出呼圖壁。遇巡檢陳君栻。陳亦皖人。因迹栻始知栻死伊犁久。雨亭曰。栻家無三尺童。白頭老母。日望其子歸。今栻死遠域。旅魂飄泊。情何忍。且余既挾若貴。如當攜若柩歸。因與陳君貸貲助費。迂道八千里。載其柩以歸於桐。

李仲子曰。文中子有言。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自古慨之。雨亭以垂白之年。往返五六萬里。以急戚黨之難。收恤孤弱骸骨。以歸故土。豈非趨勢慕利者所竊笑為至愚耶。然古今之忠孝節義。大率智者所不為。而愚者為之也。噫。難矣。

李忠烈公傳

翟繼祖

公諱可受字季度號杜華池州青陽人其先世起唐至明以忠孝義節濟美衍慶而篤生公公位不稱才卒能竭力致命視死如歸以忠烈顯唐宣宗時有伯陵者居宣州絃歌里詔旌義門賜之田世稱賜田李氏後嗣散處寧池間宋末處士保有一經濟才元興屢徵不就構竹屋而居稱竹屋先生五傳至仲寔明太醫御監始遷于青仲寔生安安生環山以義行崇祀邑祠其三子曰賦早卒配陳孺人刺目矢志于公為高祖曾祖希仁以孝聞正德十三年詔旌母節子孝祖珂歷官至平州別駕考應春官司馬未任卒生四子公其季也公生有至性母蘇孺人早卒撫于次母章達事祖別駕先意承歡忘司馬之早逝也執喪哀毀盡禮居章孺人喪亦如之友愛諸凡有北史楊氏風好學無所不窺尤留心當世之務武緯文經求濟于實用平居退讓若不勝衣事關倫常風教則議論侃侃四座皆驚肩輿任鉅屹立不移目擊魏璫之禍忠良屠戮國勢孔急輒鳴咽流涕懷宗初流賊四起勦撫兩失往往中夜起舞慨然有澄清中原志酒酣耳熱一發于詩歌文詞峽鳴筑語諸草並可按也屢蹟棘闌肆業南雍當事奇其才會秦中需人薦膺交上授陝西西安府澄城縣主簿時年六十有二矣襁被就官凡政之不便于民與其宜于縣者無不建白于令而興除之勤奸

國朝文匯

卷五十

六

國學扶輪社印

別靈尤執法不阿。時聞賊蹂躪秦中。所過殘毀。澄城當三秦之衝。公佐令規畫機宜。設守禦。安反側。賊不得逞。令與民倚公為長城。然賊以澄城不下。勢將坐困關中。陝以東皆得起而圖之。于八年秋。悉舉大眾。四面圍攻。力窮援絕。城外積尸遍野。城中洶洶。吏民奔相告曰。事迫矣。公吾慈父母。不忍賊戕公。盡去。令亦以去。邀公。公厲聲曰。吾恨不能殺賊保民。上負國家。官雖卑。寧與城俱亡。城破。令已逃。賊以油灌大什箕穴。公其中。焚而脅之。公不屈。遂死。配曹孺人。亦以罵賊受傷。暈絕。未幾。大兵復澄。城事聞。追贈徵仕郎。賜諡忠烈。詔責逃城之罪。置令刑典。其他官逃者。或被賊殺。仍詔戮其家。嗚呼。其去公死。僅旬。廷數旬耳。公生二子。翹先楚先。俱邑庠生。初仕澄城。時翹先留奉丞。嘗楚先已沒。遺孫曰正。正。公以少孤愛憐之。攜至任。城將陷。使去。正。悲涕泣。欲俱死。公喻之曰。吾死分也。汝去。庶存汝父一綫。命義僕陳洪。陳浩。負而出。至城上。賊追斫其左耳。陷城外死屍中。雜民皆知其為主簿。公孫也。多護匿之。得脫。賊稍退。偕洪浩出。得于餘燼中。收公焦骸。時曹孺人被重傷。正。悲呼。籲調護。得。更。攜。扶歸里。其免于危而得生者。人以為忠孝之感云。公年六十有三。曹孺人年七十一。卒。俱葬本邑文孝廟後。其後嗣繁衍。守詩禮。不墜家聲。

系曰。天地之氣。有正有邪。邪氣方張。雖天地無權。惟得其正者。力能持之。身雖死而

氣常存。即其人千載如生矣。忠節如公。老得一卑官。丁陽九之厄。猶能為國家捍寇。力盡而致死。以終邪之不能勝正也。如此。使得早遇于時。投鉞專閫。其建立又當何如哉。

章楓庵先生傳

余自乾隆己酉。掾池州府學博。越嘉慶甲子。告休將歸。縣庠生章文鰲。持其祖楓庵公崇祀名宦鄉賢紀畧。再拜請為傳。余受而讀之。恨不獲親見其人。又喜讀紀畧。如見其人。而慰吾尚友之思也。敢撮其大要。傳而歸之。公諱世德。字天彝。貴池東一保四里人也。幼穎敏。讀書日記數萬言。長而益通六經。工舉業。及詩古文詞。年二十二。領康熙癸卯鄉薦。七上公車。至壬戌。登進士第四十二矣。又九年庚午。選授福建延平府南平縣知縣。縣苦里排當役。錢糧徵收。耗費無限。公至。設立十甲滾單。令自封投櫃。永絕差擾。數百年之積弊。革于一旦。民甚賴之。閱二年。值編審。公集紳士于城隍廟。誓神奉行。具歸原立戶。聽民自便。九十二圖虛丁空口。永行釐剔。歿之前一日。猶扶病升堂。按冊豁免。其忘身恤民若此。月課諸生。親評隲其文藝。且捐俸厚膏火。一時多士奮興。若潘金自謝。謝余祖訓等。遂次第擢元魁。他若修學宮。建文昌閣。興四賢祠。造劍水東南浮橋。百廢具修。行之若無事。然南平當四街之地。戎馬絡繹。舟車

輻輳皆親身支應。不耗民間供億。雖寒暑風雨。不辭。以積勞成疾。卒時年五十二。閩
邑士民。擗踊助喪。送其柩歸里。哀號之聲。遍及鄰境。蓋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歲也。公
子學。無所不窺。期以明聖道。而經世務。源流閭閻之說。洞研精微。而歸之躬行實踐。
事父母。竭情盡愼。養真祭一準于禮。敦睦宗族。建祠釐議。設立家規。人從其教。成就
後學。文行皆有矩範。居鄉里。恂恂退讓。遇事開風化。輒倡先建議。若上書當事。修建
江寧黃侍中祠。肯池以大學誤列中學。力明其非。侃侃如也。令南平。未周三載。而循
績昭彰。馬站坡有生祠之立。東門內有道碑之樹。在官既祀名宦。在鄉復祀鄉賢。兩
地替宗。簪香俎豆。自康熙丁丑戊寅。以至于今。百二十餘年矣。傳之千萬禩。如一日
也。所著有易稿。行于世。又有楓庵集。藏于家。聞今皆散佚。然公之不朽。固不需此。特
後人之景慕者。得其殘膏剩馥。亦足寶貴耳。父庠生名魁。中郡邑以文行兼優。偏于
大中丞新公。聘為池州書院長。公承家學。教其諸子。皆能文。長名永祚。康熙辛酉舉
人。為清澗令。慈惠有才幹。大兵征魯特。上不誤餉。下不擾民。以行取陞主事。
論曰。公以名儒。早舉于鄉。越二十年始成進士。天之所以成其學也。為良吏。以勞疾
卒。國家不獲盡其用。豈天之所以永其名乎。考當時延平守為范公光陽。池州守
為李公燦。公之得以崇祀。二公實主成之。惟賢者能知賢者。其又可多得乎哉。

秦隋二周論

戴大昌

三代而下。以匹夫崛起。全撫方夏。而能得其正者。惟漢高帝。光武及明太祖而已。其餘若晉若隋若宋。皆未免出于篡竊。即唐高祖起義太原。亦未得為正。至若嬴秦與元。雖非篡竊。但藉累世兵威所致。非可比于成周之累代積德。行仁者也。然吾謂得天下。微論其正與不正。第能逆取而順守之。則天心與人心。莫不厭亂而天下亦于是乎定矣。由今論之。古來割據方隅。其才力足以混一區宇。善政可以昭垂後世。而終不能得天下者。此其故在天。其既能混一區宇。而卒不旋踵而失之者。此其故在人。夫所謂才力足以混一區宇。而不能得者。或所遇皆英傑。而時勢未能兼併。如曹孟德劉裕。魏太武。宇文泰。高歡之流。斯固不足論。若夫有才力。又有善政。而時勢已可得天下者。則惟宇文之周武帝。五代之周世宗是已。周武帝既滅高齊。其時後梁明帝入朝。天下不足平也。周世宗南定江淮。西克秦鳳。其時北伐契丹。已在掌握。天下不足平也。蓋三代後。賢君之善政。人第推漢文。光武。唐太宗。而不知二周主之內。修外攘。勤政愛民。實堪匹之。而漢文則仁厚有餘。創業不足。光武好信符讖。唐太宗抱慚門內。則于二周主猶有歉焉。乃周武帝。唐太宗。則僅三絕。周世宗在位亦祇五年。而皆以疾旋逝。嗣主幼冲。一則統移于隋。一則祚禪于宋。豈非天哉。且周武帝之善。

國朝文匯

卷五十

八

國學扶輪社印

政猶有非世宗可及者。而天亦不使有天下。或謂宇文泰曾配孝武。盡誅蠕蠕。實傷厚德。殆其然乎。夫所謂既有天下。而卒莫能保者。則秦隋是已。以戰國之紛爭。而歸之秦。以南北朝之擾攘。而歸之隋。此亦天心厭亂之時也。向使秦皇不用李斯。而致殺扶蘇。隋文不用楊素。以廢太子勇。則嗣君既賢。何至傾覆。然則二帝之不能保有天下。在不知逆取而順守也。其不知逆取而順守。由不知任賢以去姦也。豈得謂非人事之故哉。吾觀晉武帝與元世祖。其由分據而混一。固亦與秦隋無異也。然晉武信任賈充。三楊則再傳而已。元祖能用許衡。姚萇。實熙。廉希憲。則垂統者數世。斯又其明效矣。說者謂鷲主之掃刈群雄。特為賢者驅除。雖豈盡然歟。

讀張文忠公傳

明間臣張文忠公居正後之論者。若以權奸目之。余讀公本傳。未嘗不喟然三歎也。公之被顧命。輔神宗也。時國事廢弛已極。公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其為政從嚴。賞罰必信。雖萬里外。朝令而夕奉行。有似商鞅。然變法公則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可紛更。公于事獨斷。排斥異己。多積眾怨。有似王安石。然安石誤國。公則振衰救弊。數年之間。克致富強。帝之隆重敬憚。稱為張太岳先生。待以師傅。有似漢成帝之于張禹。然禹賣主。公則務尊主權。盡瘁國事。死而後已。公之威柄。疑若震主。死不旋踵。

論者攻訐。遂命削官籍。產長子縊死。餘盡逐。或有似漢宣帝之于霍光。然光妻舉殺
許后。知而不發。致啟異日禍。公則但有霍光之功。未有霍光之罪。帝生母慈聖太
后。推心委公。以輔政。有似宋宣仁太后之于司馬光。然宣仁崩後。哲宗方用章惇。蔡
卞。乃奪光等贈諡。竄謫元祐諸臣。若帝之畏母后。甚于哲宗。慈聖雖退居燕喜宮。猶
諄諄付託于公。當帝暴公罪狀示天下。慈聖尚在。胡竟漠然置不聞知耶。或謂公結
中官馮保。失大臣體。然帝幼冲在位。馮保朝夕擁護起居。慈聖深仗其力。公又嘗說
保裁抑其黨。毋使預六部事。諸內侍以此怨保。而小璫孫海等。導帝遊戲。保言于慈
聖。因使捕之。公復條其黨罪惡。請斥逐。則公雖倚保。猶能因之以為功也。且楊文襄
王文成亦皆善于張永。而又何議于公哉。跡公在位。勸帝勤講學。戒遊宴。為先務。每
以言官災傷疏入。聞請賑。以戶部歲進額數。請帝省覽。量入為出。又以太祖列聖實
錄分類成書。目凡四十。置帝座隅。並立起居注紀。帝言動。至于清庠序。嚴捕盜。責吏
治。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浙。張佳胤撫浙。中外宴然。誠不愧李日宣所稱功在社
稷者。積其才畧。殆唐李衛公之流亞與。雖然古君子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帝迫于
母后。而喜嬖倖。迨年長。已稍惡馮保。并嫌公矣。而公尚不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子
游曰。事君數。斯辱。此則可為公低徊太息者矣。

袁彥伯論

李懿曾

世稱袁宏有倚馬才。而桓宣武謂王珣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彥伯誠雄於文者哉。然吾觀其文。詞盛而法疏。才有餘而識或不足。蓋於其三國名臣序贊而知之矣。卯金氏火熾四百年。其間元勳碩輔。項背相望。而武侯為之殿。猶威鳳之有尾也。彥伯作贊。不以武侯冠諸賢。而乃位次于二荀之下。夫公達不足論也。文若號稱人傑。而為操畫策。所託匪人。雖有借曹扶漢之心。而適使老瞞得以逞其志。方操之見許子將也。許曰。汝治世之能臣。而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赤壁之役。周瑜謂孫權曰。操雖名為漢相。實漢賊也。之二人者。未嘗與操共晨夕。習見其言笑舉止陰賊險狠也。而皆有以燭操之姦。洞若觀火。文若躬處幃幄。日與操相狎習。而不識操為何人。至稱魏公加九錫。然後悔悟。飲鴆以歿。所謂能見千里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者。其文若之謂與。而彥伯乃以之領袖名臣。不亦僞乎。且彥伯于魏取九人。吳取七人。蜀取四人。蜀之名臣。如關壯繆趙順平。大節慄然。精神貫金石。他若費禕董允輩。亦不下魏吳諸佐。皆不之及。而孔明士元蔣琬三人之外。獨取一黃權。權于魏亭兵敗之後。狼狽顛蹶。歸命于魏。苟且全生。臣節安在。徒以其不質昭烈之廟。而褒之。外矣。夫蜀為正統。雖司馬文正尚未見及。於彥伯又何責焉。而評隲人括迺如是之重。

怪而繼得也。桓宣武有靈。當為我語之。曰。當今此事不復推矣。

游雞鳴寺記

甲寅之秋。七月既望。家立奔學博。招游雞鳴寺。日未中。雨靖。蜓脚尾而進。茶鑪酒壺。畢載船頭。余手金巨羅。且飲且諧笑。青溪凡幾折。約八里許。而抵岸焉。遂各捨舟。躡屐。三三五五。人影與牧鳥相雜。平沙渺漫。彌望無際。蔣山龍蟠。忽青忽紫。噴雲泄霧。半隱半現。於茂林叢樾間。亡何而雞鳴寺施食臺至矣。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一僧。導我行。登南樓。解衣磅礴。啟軒窗。環眺煙巒。拱揖竹雞。松扉出沒其間。鷓鴣濕漉。自青溪飛來。亦黃綠平塋。時有鈎輊格磔之聲。清風四吹。煩襟頓滌。余戲約諸客作詩。不成者。罰以金谷酒數。立庵曰。今茲游頗暢。宜綴目管。東賦西睇。飽看煙雲。胡乃搦三寸管。作草間蟲吟耶。客曰。唯唯。遂罷。已而轉迴廊。歷殿宇。褰衣上觀音閣。北臨元武湖。則荷衣脫盡。但見疊翠交加。夕陽明滅。秋漪萬頃。山影倒垂。余詠王新城寒禽將子。蔓草繁煙之句。悽愴悲哀。臺城一角。半墮榛蕪。故址巖然。依稀可辨。臨風悵望。悄然念蕭老公。雄姿蓋世。控有江南。晚乃嗽雞子。口苦索蜜不得。千載下猶令人思。留侯景肉也。方骭髀時。立斧促子曰。行矣。日之夕矣。遂相與下翠微。詣府儒學。至則蓬蒿沒人。石屨蟲臥。草中余輩留連徙倚。想見古大司成論說處。俄而溪雲四起。

山雨欲來舟子促上船。諸客亦興闌思返。完初范子曰。僕少聞十功臣廟在雞籠山麓。今幸至此而不一瞻廟貌。禮法豈可乎。僉曰。諾。迺復循石逕過北極閣而西。求所謂十廟者。則已摧頽傾圯。蛛絲鼠跡縱橫於袍笏之間。各唏吁罷去。既登舟。暝色蒼然。月如車輪。推出林外。煙霏遂絕。水光瑩瑩。無復翳。主人洗殘酌。殷核臚列。劇談痛飲。歡聲徹兩岸。忽見春星萬點。紅碎波心。則四枝柔櫓已闌入秦淮。鐙火中矣。是日也。同遊者。曹竹人。植菴。宋六雨。丁巢。吳范。完初。馮晏海。及余與立菴共八人云。

飼經堂記

王灼

吾鄉山水之勝最著者為龍山南曰大龍北曰小龍相連續二十餘里。往者少宗伯望溪方先生嘗稱其左山右湖。翠環如沐。意欲結廬歸老于此。然先生所言者大龍耳。而小龍山水尤勝。烟村三五處。環列而居者皆先生族也。其山之幽入而愈深。折而愈曲。花樹蒙翳。翠陰交護。有居新構于烟嵐重疊中者。是為拳莊主人。蒔花種秫。鑿石引泉。日夕讀書其中。名其堂曰飼經。夫謂之飼經。著書以經說為要。作文以經術為宗。退而屏處。秉經以教其家。出而應世。通經以致其用。咀茹含蘊。餖飣精味。狀所固然矣。願吾獨異望溪先生經學文章卓絕一代。而世之言考據號稱樸學者。胥若與為仇敵。薄其經學。而並及其文章。豈先生之學果有遺憾。歟。說者謂先生過尊宋儒。而考據家專崇漢學。如水火鑿枘。兩不相能。故也。然則堂以飼經名。其所宗尚宋儒耶。漢學耶。調劑于二者之間耶。望溪先生晚欲移家龍山之陽。終以牽制不得。自遂。今拳莊深據峭倚幽曲之境。山光澗影。搖映庭戶。或坐或臥。或短或歌。得以時時自悅其心。性其勝于託諸空言而終不得歸者遠矣。抑不知所謂飼經者。亦斬勝焉否也。主人姓方氏名某。蓋即以拳莊自號云。

黃湖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名繼統。美湖其別號也。生有異稟。神寒而貌癯。幼從塾師講肄經學。稍長。即旁通諸史百家。以名諸生。丁明之季。世將窮無所合。乃絕意仕進。退而放浪于荒墟絕嶼之間。扁舟草服。自樂也。性頗善飲。時其被酒。往往歌呼。姍笑以發其生平抑塞瑰偉磊落之概。既乃仰天疾首。蒼茫四顧。復為之盡然流涕。以悲。未幾明亡。乃益頽然自廢。不求聞知于人世。世亦無有知之者。一日。傳舟江上。擊楫作歌。以自娛。其聲鏗然若擊金石。隣舟皆起坐驚視。是時海宇初定。值英王巡行江上。亦於舟中聞之。心奇其人。欲致不待。固以請。而後就見。愀然談笑如生平交。偶及世故。且喜其不謂可以有裨于君國。因給劄命出為丞佐。對曰。臣故村野鄙人。但得其難泰。課漁稼以終其天年足矣。安能有毫毛之利益于國家耶。其美堪此。即佐為。遂長揖不受。而歸。日健其戶。重自檢束。足不履城市者且二十年。著有美湖文集若干卷。

贊曰。吾族自婺源遷桐城。世有隱德君子。若先生之行誼卓卓若此。尤世所難能者矣。然恐日久漸至湮沒。故為紀載其逸事。嗚呼。自古潔身勵行。慷慨節烈之儒。銷蝕而不見于史冊。何可勝數。必欲表著其姓氏。以傳于無窮。是且先生之心哉。

署彭水縣知縣方君墓誌銘

嘉慶癸酉九月。予友前署四川彭水縣知縣方君卒。予聞訃。北轎而哭之。其孤旋以

狀來乞銘。君姓方氏。元名國。更名懷堂。字蓋臣。一字莊亭。桐城黃華里人也。祖諱逸。實。候選教諭。父諱曾裕。江蘇松江府通判。君生歲餘而孤。稍長。母安人教之為學。年十餘。英偉個儻。即已傾其脩輩。既從海峯劉先生遊。群力詩古文詞。學益大進。乾隆癸卯。始舉于鄉。年已三十矣。又十三年乙卯。大挑一等。分發四川。以知縣用。初攝南溪縣事。下車即除蠹役。剔陋規。編保甲。會天旱。草寇亡屢。徒步上邑。西龍騰山祈雨。禱三日大雨。又用形家言。審地勢。修浮圖。是年鄉試。南溪中式者三人。旋以病去。老幼攀留不得。遽道聚泣。明年攝叙州府雷波通判。雷波在萬山之中。民夷雜處。自雍正六年入版圖。七十餘年未設學校。士子或附鄰邑。及雲南永善諸處應試。君至校。試得三百人。乃捐俸倡建。

文廟。越四月廟成。力請于大府。奏定學額。往復再四。乃得援越嵩馬邊例。置訓導官一人。設文武學六人。于是雷波之士忻然向風。益勸學矣。又二年。署安縣事。洎任未久。案牘一空。通藩使催各州邑津貼軍需銀錢。民懷君澤。踴躍輸將。不數日而辦。又明年署彭水縣事。彭水為四川邊邑。與湖北施南賓州思南接壤。地僻民雜。君至力革陋俗。頒條教。遍諭居民。民悉感化。邑民某前控錢糧浮費。有司未能決。聞于部。大府檄君訊理。君為核減。額外耗數。或曰。減此無以濟公費。奈何。君曰。民力竭矣。吾知

便民耳。他何計焉。徑除之。並植鐵牌堂下。君居四川十年。所涖之地。民歌頌之。即經過鄰邑。老幼亦爭迎拜道左。未幾。君病。乞假回里。大府慰諭挽留不可得。乃歸。家居又九年而卒。君居家處鄉里。待朋友至行懿德。不可殫述。皆弗著。卒時年六十有六。子二。長祺。國子監生。次稼甫。三歲。孫二。長念曾。次愉曾。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之原。銘曰。

以君之生。不登金門而侍彤墀。乃以函牛之器而烹雞。所歷皆小邑。纔一二載。曾不得以究其數施。雖然。藉手亦可為。至則民歌。去則思。嗚呼。如君又何悲。惟是生平遊處之。皆為陳迹。安得不為君涕淚而嗟咨。

遊百泉記

徐鏞慶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嵩由京師還。遊大梁。將謁中丞畢公。路大水止於衛。百泉者。出蘇門山。一曰百門。灌溉數百里。歲無旱。未至泉三里。輝縣治。古其園城。華實蔽野。屋舍稠密。河北沃壤。此地尤美。既至泉。在山半。臺榭竹石。厯落可喜。池方廣三十丈許。浸一二尺。騰沸萬竅。又呼棚刀泉。如亂刀棚。巨穴二作井式。深黑起大波。其上半里。晉隱者孫登隱處。有嘯臺。東北為鄧子安樂窩。折而上為皇極閣。已圯。泉上有亭曰湧金。宋蘇軾書勒石其上。是泉有太行環之。雲氣出沒頃刻萬變。飲其泉味甘冽。其支流匯河北諸水。濟衛漕。詩所謂泉源在左者也。土人云。

上十五年駐蹕此山。前縣官某以井泉水玉興徒塞之。今水利不及什一。且畏旱。因指其處至深冷不可入。予聞斯言。慨然曰。痛夫吏治之難言也。賢者得用於世。揮發經術。布政事。和惠樂利。陰陽水旱昆蟲草木不為留。而不賢者非不汲汲求治。顧不學無術。至舉土地自然之利。而棄置之。變更之。陰病民於數十世之後。而當時不知覲然臨民。計上考報。最稱能聲而去者比比也。其相去寧可計哉。抑予聞之。浚深者利用冬月。若可塞也。其可浚也。及今浚之。民病久矣。而不浚病且益深。即安保安土。不脩水利。不塞使名有餘而受不足之實哉。論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周禮大司徒

掌天下土地之圖。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布其利。予將持此說。以告中丞公。是為記。

越州錢武肅王廟碑代

王姓錢諱錫臨安人。唐以功拜鎮海鎮東軍節度使。賜鐵券。封越王。又封吳王。梁加天下兵馬都元帥。號諡武肅。立廟東府。在今郡城南隅。文穆忠獻忠遜忠懿各有像。配自宋以後歲有享。國朝雍正三年。勅封誠愍王。乾隆十六年。上南巡會稽。賜祭賜額。有司春秋祭。薄祠基。租如禮。王當唐末造。天下環亂。不可拔。然王尺寸不藉。蹂黃巢八百里。斫劉漢宏。剖薛朗。殲徐約。殄董昌。竄王璠。禽閻邱直。何明射。乎江湖。覆山林。以錦。大小戰數十。騰蹕踰屬。卒成大功。古未有敗博起。圖形浚煙。尊尚父。握玉冊。金印。身歷數朝。以勲名終。而廟食百世者。王一人而已。世或以吳越重飲用。訾議王。此又求全之過者也。且乾符中和以後。中土崩裂。所在酷毒。民且塗肝腦。跣鋒鏑。不暇。何有賦飲。王一出而東南數千里。百姓不糜爛。然則王之豪於蓋代。獲壽考。饗國五世。陰庇於後者。豈惟其功之足尚。上年某來守紹興。展謁祠像。今歲五月。王之子孫處台者。以王鐵券來觀。烏序。功在河山。傳之無窮。豈偶然哉。王之祠於越者。茲廟最古。即天福間王之子文穆王所立者也。風雨摧殘。廟屋頽圯。乃捐廉

鳩工葺而新之。乾隆五十年七月工告訖。錢氏裔孫廉江寶慧等乃相與請泐鐘諸石。辭曰。

維王之烈。撫有吳越。維王之靈。千祺毋缺。王有鐵券。子孫保之。王有子孫。維其保之。臥龍蟠蟠。南山蒼蒼。新廟既成。用歆馨香。

滕家璫傳

滕家璫者。麻陽縣人也。居高村。與苗壤接。乾隆六十年。苗民石三保等叛。大掠麻陽。家璫悉出家財數十萬。招集鄉里丁壯數千。以禦苗。殺賊無算。苗深讐之。一日家璫率衆守溪口。苗賊驟圍高村。曰。出家璫乃已。于是家璫之族弟家泰挺身出而語其村人。豈可惜吾一身而延害一村。遂大罵賊。我即璫也。賊剝家泰皮。家泰罵不絕口。至死不更一辭。又執其家口。始知非家璫也。璫聞而馳歸。救之已無及矣。家璫屢以殺賊有功。大吏具聞。

上命賞以八品職官。一日戰歸。福督部親見勞之。家璫有族叔紹光及族人亦身被創。家璫曰。璫既受國恩。敢顧家賊。且家已破矣。苗讐也有殺賊報國而已。復慷慨往溪口。與數百人共守之。賊大至。急攻之。家璫力關絕援。其從者曰。賊指名索夫子。殆難免矣。盍易服而行。以求援也。易服而死。賊去。官軍至。求家璫所在。以易服故。

賊不識其屍。遂收其屍葬焉。初高村之園家璫從或者言。先以妻子寄他縣。擬其子得免於難。家璫仗義輕財。好施與。又善撫衆。有信行。遠近之人。一時皆慕家璫名。不舉其姓。但稱璫也。璫有力。嘗負一鐵礮。擊賊輒殲云。

譜曰。逆苗蠢動之初。大軍未集。變發倉卒。家璫獨奮身仗義。傾家貲。執干戈以報國。何其忠且烈也。苗燭方熾。過險要斬旗陷陣。使賊憚而不得騷。璫勞為多。家泰激昂捐軀。我代兄死。以全一鄉。亦烈士哉。

帝錫褒封。楊光九。湖北之士。雖在鄉閭。聞風慕效。共敵王愾。璫為導夫先聲也。

家傳畧

先君子姓徐氏。諱虎臣。字炳文。號燕超。崑山縣人。我祖尚書公暨少宰章。弟兄三人俱鼎甲。乃析華谿屋。俾我曾祖章仲公居之。章仲公名炯。兄弟五人。皆進士。章仲公官直隸巡道。攝臬事。次子用晦。公諱修仁。官雲南普洱府知府。實生府君。用晦公卒於官府。君執喪萬里外。不得達滇省。例凡在官死于路。無力扶柩者。准其親屬請公項。回籍追償之。比反葬。家貧莫之償也。舊宅入於官。贅無錫。先母顧孀人歸焉。外祖亦仕滇有通幣。兩家薄產悉罄盡。府君早歲攻舉業。孀人操井臼助之。試有司不得志。有所詣。亦輒返。當是時。海內同年故舊有氣力者多有。而吾父落落不苟合。又

性嚴重。雖貴介不少假借。且紐之急人。以是高之。然卒不遇。乃盡棄所為詩文。塞閉戶不出。饔飧或不繼。泊如也。舅氏宰於秦。偕行踰崆峒。祁連留數年。以甘肅吏事壞。不肯居之。後五載。果有災。賑案起。游河南僱師。前後出門垂三十年而歸。行囊蕭然。而府君老矣。晚年賃居無錫縣東門內。五六年絕不詣一客。唯一至從舅晴沙先生之門。嗣是亦不復詣。性狷介。寡言笑。冠帶整肅。終日端坐無懈容。所親戚敬憚之。偶為詩。多隱者之辭。喜書。學鍾繇。不輕作。作家書率不滿二三十字。惡非禮。亦不言人過失。孺人少時封股肉療母病。居喪哀已嫁。守父母之棺三十餘年。有寡姊窮老而瞽。孺人迎歸。共食飲扶持之。十年不衰。至老紡績怡然忘貧。鄉鄰化之。烏虜吾先君子不得位。無所表見。所為詩古文辭。又鮮有存者。獨先君子之生。距尚書公沒時。不十年。曾無體弱之田。以處子孫。不然。以監司之孫。太守之子。奔走衣食。卒無一椽之室。一畝之產。流寓異縣。君子觀于吾家徐氏四代之間。子孫清貧零落。即先世可知矣。府君生於雍正元年九月十四日。卒於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五日。顧孺人少府君一歲。先卒二十三日。

封禪論

孫星衍

封禪者巡守考績之禮。天子五年一升方岳。封諸侯。明黜陟。輯瑞。柴燎以告天。示至公不自專。上古聖人敬天敬事之至也。周衰不巡守。故封禪之義晦。秦漢以為祈年求僊之事。當時儒者不能辯明。于是七十二君之盛迹。後世得以訾之矣。緯書出於周末。猶通古義。其在孝經。鈞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父。刻石紀功。故鄭康成注書云。柴者考績燎也。又白虎通云。歲之為言摘也。摘功德也。風俗通云。歲。摘功德。考德。黜陟幽明也。是方岳亦以考績得名矣。案堯典。稱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肆覲東后。又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述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誅。有功者賞之。則其事也。古者黜陟皆稱天。其在堯典曰。惟時亮天工。皋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又曰。敕天之命。諸侯者。代天工以佐天子。或命或誅。天子皆登名山。考其績。積柴燔牲告天。以黜陟之。或書之金策玉檢。山高升中。冀達于天。諸侯之所共見。若春秋時。會諸侯。皆因邱陵。明目聽辟。非常也。七十二君皆封禪。其說見於莊子。管子之

言必三代時相傳舊說黃帝合符釜山即其事。合符亦輯瑞也。天子執昌諸侯執圭。以冒覆圭為合符。亦曰輯瑞。無過者復其圭。有過者留其圭。能改者復之。不復者黜其爵。地則其義也。故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後至則戮之。是也。齊桓公合諸侯。匡天下。其力可以黜陟天下。而嫌于僭上。故管仲設言難致之物以阻之。不正言考績。當由天子者。為周室不巡守諱。亦不足折桓公能合諸侯之心也。然云受命得封禪。亦謂黜陟自天子矣。秦始皇東巡至泰山。諸儒生僅知古者蒲車植席之禮。宜其見黜。其時意在立石頌德。不知有考績之事。漢文帝使博士諸生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亦祇信鬼神。卒不能明古制。武帝巡幸郡縣。寢尋于泰山。惑于封禪。則能僭登天之說。又惑于封禪者古不死之名。諸儒草儀。大率將順其事。故史臣譏之以為羣儒不能辯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勝也。後漢建武時。有司奏封禪云。為百姓祈福。刻石紀號。何具不察經傳之文哉。漢自司馬相如兒寬。應劭諸人。皆不識封禪為考績之典。獨鄭康成以孝經說知之。故康成者一代之大儒。而緯書有三代古說不可廢也。亡秦者胡之識。出於秦。孔子素王之言。出于董仲舒。信知識緯。不始哀平之間矣。封者爵諸侯之土。于文从土。从寸。守其制度。禪者祭天。于文从示。上古有封禪之稱。言爵諸侯。祭告或于天也。或封者封山之義。封必于泰山。東

方春應二月。示布德。行惠。勉諸侯。言實而罰亦隨之。又以日夜分。正度量也。禮記稱因名山。升中于天。不言祭地。而漢書注服虔云。封者增天之高。歸功于天。禪。闢也。廣土地也。後漢志注。項咸曰。除地為禪。後改禪曰禪。神之矣。是誤以禪解禪字。項說遠古義矣。吾慨世之訾古人者。皆不明古義。以己之愚。反訾古人之愚。若明堂辟雍。封禪諸大禮。尤傳誦不符其實。後遂廢之。并以為迂怪之事。孟子言諸侯去籍。六經之外。非緯書何述焉。緯書有增加有刪削。是在擇之而已。或以封禪之儀。不述于周公孔子。然今書缺有間矣。孟子為孔子之學者。曰明堂者。王者之堂。行王政勿毀之。明堂在齊泰山。即古者封禪考績之堂。孟子固愛封禪之禮矣。鄭康成雖知考績柴燎亦未詳言之。故作封禪論。或曰。封禪者。帝王易代。大封諸侯。升中于泰山。故曰岱宗。故曰白虎通稱東方為岱宗。言萬物更相代于東方也。則亦黃帝合符虞舜輯瑞之義。與考績之說。亦不違矣。

虎邱新建吳將孫子祠堂碑記

吳東門外有孫子家。見越絕書。云。至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又見郡國志。引皇覽在吳縣下。明廬蘇州府志。引吳地記云。在平門西北二里。吳俗傳其地名永昌。今求其冢不得。惟長洲之雍倉有冢。土人呼孫姬。雍水聲相近。道遠未

敢定之。郡之士大夫及吾族人以為虎邱吳王闔閭所葬。孫子為吳王將軍破楚。故闔閭亦名破楚門。宜於虎邱建祠屋以棲神。因謀於當道立祀祭享焉。孫子名武字長卿。其先出自齊田完五世孫。孫書。唐林寶。宋鄧禧。姓氏書言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樂安。生馮。為齊卿。馮生武。以田鮑之難奔吳。伍子胥薦於吳王。將軍破楚。古者將軍如左。傳將上軍將中軍之屬。非有是官。武特為子胥畫策。不受官。故越絕書稱為吳王客。春秋既載子胥破楚之功。不必及武。故名偶不見於史。武死有功。其子明。食采於富春。生臧。顯於齊。其後世有達人。支族繁盛。或居太原。或居清河。或居汝州。郟城。或居青州。或居昌黎。或居武邑。武遂見姓氏書。皆孫子後也。孫子有功於吳。自當廟食此土。後且失其墓。豈稱東南士大夫聲名文物好古興廢之志。唐肅宗祀太公望為武成王。以孫吳等十人配享。如孔子之有十哲。國家令甲。以孫子十三篇發題試士。尤宜令武學諸生有瞻拜像設之處。然則吳門立祠合於祀典。有功於民。及因國無主後則祀之義也。翰林院庶吉士孫原湘。孫爾準。山東督糧道孫星衍。高唐州知州孫良炳。皆遠祖孫子。予告刑部侍郎王昶為孫子五十七世孫。以外家為姓同時建議。蘇州周太守鏐。吳縣舒大令懷。前朱大令錫爵。元和萬大令承紀。實成此舉。并族人之好義者列名碑石云。銘曰。

桓桓我祖。傳此軀軀。信實必罰。不殘以嚴。竊吳入楚。折衝樽俎。歸功伍胥。榮名不處。兵經煌煌。名將之則。適道以權。我戰則克。士有誦法。神所憑依。支族分布。崇祠在斯。左瞻巫門。北倚虎阜。魂無不之。死而不朽。廢祀復興。武功右文。吳都水訖。潢池埽氛。
曹縣成湯陵碑銘

古者墓而不墳。故劉向稱殷湯無葬處。至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邵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事具皇覽。以為在薄。其時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於濟陰。得見湯陵。自薛瓌杜預伏滔劉昭。皆以為在濟陰亳縣。未有異詞。今曹縣左山之陽。是古濟陰郡治。縣南二十里。土山集。是古薄地。湯都亳。北涉淇。洹南跨睢。派西至衛國。東盡濮陽。皆千里畿內。故太甲陵在濮州之歷山也。曹縣湯陵。列于祀典。明置守冢戶。陵前有碑。載宋皇祐元延祐間。皆重修。陵上有廟。像設猶存。使者於嘉慶元年。塞河曹單。親臨展謁。見其祠宇傾圯。探掘不禁。因檄曹令度工修葺。復備考書傳。移咨山西布政司。告以滎河湯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思破陵得銘。附會殷湯前代沿謠。列為祀典。急宜釐正。並考括地志。所稱偃師湯陵。乃湯亭之謬。水經注所稱偃師湯陵。乃湯池傳疑。其括地志。又稱始平湯陵。真亳王號湯者所葬。俱不足以奪濟陰薄縣湯陵之說。既申上。大府待時入告。以其年十二月。籌費興工。立碑紀事。

將以質鬼神俟百世焉銘曰

天乙在亳千里謠言觀于洛居河虞千年水從國邑迷薄城雖荒神所依漢臣行部欣得之封樹不設邱墟卑我來展拜敬且喟稽古砲俗別是非崇河陵闕空巍巍正祀典書之碑從先王居神來歸

濟南府知府徐君傳

君諱大榕字向之一字惕庵先世由江陰遷武進五世祖慶州府通判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旭生龍游縣知縣元璩曾祖縣學生允容祖國子監生林贈兵備道父璩由舉人官四川新繁縣知縣乾隆三十八年將軍溫福統兵征金川失事璩守糧餉拒賊不屈死贈兵備道予蔭璩璩生君性開敏少善為文工書以縣學生應試屢不售尋于武弁遂入都以辛卯科舉順天鄉試壬辰科成進士用主事補戶部浙江司丁父艱歸服闋補官由戶部員外郎轉郎中京察一等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調秦安尋調濟南府請改部員以嘉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得年五十有七君在戶部始從故大學士李侍堯至楚按獄年素操切以君治事得其平因是知名君強項不畏權要管戶部故大學士伯和璩以好惡進退僚屬時爭趨附君爭議侃侃不為屈以唾瀝其面和拭而聽之曰徐君真率乃如是卒不能沒其才舉京察一等

守萊州府。勸課農桑。興理學校。以儒術飾吏治。士民向化。府所屬平度州民羅有良。毆斃婦弟張子布。畏罪。乃斃其母。以誣子布。君覆訊得實。具獄上大府。大吏惑浮言。反以案不實。奏削君職。將出逆子罪。君素以切直忤僚友。多媒孽苦之。在獄繫。縲紲梏其手。至皮脫。君方從獄卒索圍棋。或執筆為詩。恬熙自若。守者憫。乃削牘具寬狀。付從子走訴刑部。有旨命胡尚書季堂案治其事。質逆子于庭。辭未伏。章出。忽迅雷大震。逆子反顧。欲一言。因自陳斃母狀。奏釋君。且復原官。欽使去萊郡時。萬人執香火跪送。云為賢明守仲冤。衆心共服也。守奉安時。治移屍誣賴案。甲有惡其嗣子者。與妻姦殺之。且殺子婦。移屍誣縣學生某。以誑嗣子妻。致夫婦羞愧自盡。君發棺視屍。得勒斃狀。鞠訊盡伏。出某生于獄。時稱神君。及調首府。尤銳意平反。聲譽大起。外臺廉使鞠囚。率據守令爰書。問名姓而已。謂之過堂。有叶克堂下。輒付首府按治。或以原問官屬。託掠治囚。以附已成獄。或承上官意。故反其事。以罔賄遺。君折獄務得其情。不避嫌怨。不聽囑託。遇不平事。恆稱以官徇之。牧令人人懼。以獄不實。被大府詰。山左風氣為之一變。君因自署其堂曰。獨持風裁。以別異于衆。時多忌嫉之者。方君治獄時。脫帽鼓掌。不修威儀。或坐囚于庭。談笑勸誘。以行其鈞距之術。得其辭。下堂拍囚肩。飲食之。故案無匿情。傳其事者。以為神明。同按獄者。亦欽手無置喙。

處自以為遠不及也。傳滿入覲。

高宗皇帝尙記君治平度州獄言山東巡撫已易人可無與爾為難矣。記名選擢有日。不悅者乘君未回。任掘他事。白大府以失出降級。君因呈請改京員。例用部郎。旋假歸。適年遭母憂。服闋。遂不赴補。君既自負吏才。盡心民事。不得志於時。乃治田宅。置姬侍。以自慰。或涖近市井。鬪蟋蟀。賭錐刀之利。誦說時務。義形于色。江左當道。畏其口舌。輒過存之。君即面質其短長。于事頗有裨正。及病困。猶語所知曰。今上赫然新吏治。吾及死前。不可不一謁。

英明天子也。聞者哀之。君素達。常租居鄰屋。期八年。乃起樓臺。疏池壑。石費千金。或以暗屋為言。君曰。安知八年後。吾尚在耶。與人交。不設城府。合意則從。屠沽游。不合意。雖富貴人。亦唾棄之。言人生何容置高下于胃中。其致如此。所為詩。直抒胸臆。字學虞褚。自以為一代絕手也。子維馨。早卒。次維賢。世襲恩廕。尉。仍以縣學生應試。次維翰。

賢曰。子官東方。間徐守大樞之吏才。及武令億之循政。甚悉。二君皆以強項。不諂于時。所遭大府。又非不賢者。俱不使盡其才。眾口鑠金。惡直醜正。人言豈不可畏。卿及徐君與子同寓虎邱客館。病甚。欲寫生平事狀。屬予為傳。未果。因為撰次。猶畧以示。

挂鉢之意云

王執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王氏諱先燮號執山曾祖之仕高才不偶工畫山水及鰾與惲壽平齊名祖贈文林郎諱滋生父贈文林郎晉奉政大夫國子監生家梓母唐太孺人先生生數歲父贈公教之嚴讀書樓中扃門自小實通飲食積寒暑不少暇九歲能文章十一歲應童子試縣令奇先生文拔前列十二歲應學政試日不移晷走筆成七藝補學生員乾隆元年以五經舉順天試明年丁巳科成進士十年授廣東博羅縣知縣始視事縣中投牒者四百餘人先生坐庭中細事即決遣當召捕案驗者屬吏子期斷不理者飭罷自己至申手批數百紙皆盡縣中悅服兩月後按治舊牘一清久之調定安縣博羅者民數十百人詣省言民等束髮至今七十餘年未見有視民事若己事如王公者願假一日留因日向臺使轅門叩頭請至流涕大府先不許重違民請予留半載乃去之官定安縣民有犯淫擬辟繫獄者先生錄囚至其人實十餘齡耳曰孩也安有此事贊之縣境際海甫登舟遇颶風大霧有物觸舟破海水沸舟中人皆泣先生神氣如平常俄得一舟先生呼餘人畢登乃自登舟從霧中抵岸巨濤拍石上前船盡裂在定安二年道府重先生治行他邑疑事輒委識決咸當其理欲白臺

爲右遷會坐博羅郵遞稽遲免官十五年起復爲雞澤令明年

上幸江南交河知縣尹侃有政聲偕先生辦差交州交人德之爲之語曰尹也幹王也善先生治雞澤好爲民興水利通溝濬每舟出或經行隄上徘徊視水道曲折良久乃去邑東引滄漣城濠名文明河明末湮廢乾隆九年詔修畿輔水利前令自邢隄開渠通文明故河入滌道曲水不能達先生鑿隄偏引水直西入東關建青龍關時啟閉濟溝南北七道建七利閘溉田三百餘頃築護城隄種柳千株濠中植夫渠十餘里花時邑人游泳爲樂沙河爲雞澤害圮鄭厯南縱橫二十餘里每夏水田盡沒舟行過村落間東柳柏枝諸墅厯厯見水中秋乃涸種麥號一水一麥鄭先生舍河畔召約民浚畝出夫里均直二旬而工竣水患遂息縣故有義學三舍先生至建書院解東風起山下每間便服過諸生行學舍觀其書籍及所爲文爲之疏解疑難行數年高者擢甲科次或補明經食餼士風大振畿南蝗起先生赴魏縣出賞格令民捕蝗滿格者予錢如數蝗盡滅歲嘗旱先生旦夜禱威衣冠坐赤日中汗涔涔下左右爭扶持去不俟趨白太宜人出阻乃起走謁東門龍王廟叩頭籲禱輒大雨一縣皆喜方禱時首觸坐石碑上血流漬碑積久不滅邑人異之旋攝廣平縣數月還時擬擢大興縣有阻者乃止調邯鄲令縣中間先生還旦明先生出閭門民老小

遮道泣留。掖持輿幾敗。先生遣吏諭散。因共叩頭進卮酒。輒少飲。慰士民意。日中乃得出城。就道後。雜澤人列上先生于名宦云。先生居官久。大指與民興利除害。力之所能至。務推行之。以此得吏民心。先是都兵嘗出臨洛關。雜澤僦送車五十兩。故事先期吏選民馬牧城中。吏緣為姦。或詐增車直。先生乃按鄉亭。定出車數。書其直。令民自擇馬。至期乃會。吏毫無敢侵犯。邯鄲廐騎詣邊。假縣中馬郵亭役使。民自具芻牧五日代徵。馬遍邯鄲中。先生具為區處。取貧富人馬至十假一。畜官舍園中。錄滿還其主。仆者輒予直。又夜謀從數馬吏繇宿南關市。逆旅數十家更次供億。隸或羣飲叫號。即有不遂。輒怒罵毀器物。先生以私杖置民舍數間。官給用度什物。隸出不敢舍。市中自此安焉。河東鹽池環西商梁。借鹽引長蘆。由漳運十二萬。潞河運八萬。過郡縣為扶持。謝各數十百金。先生卻之。左右或以為言。先生曰。人各有分。即非分得。子孫弗能享。久且為禍。吾輩人前談言。若可斬金鐵。見利則柔其節。如唾涕。豈可復面目對天下耶。遂不受。後事覺。河北諸郡受者皆被議。制府按商簿。無先生名。以此嘆服。後以會讞事牽連免官。家居久之。復起署江西安遠縣。改署廣豐。初安遠孤女謝英珠。許嫁何氏。後母求貲不遂。擊逐行娶者。會歲除祭。英珠拜父前啼泣。母怒。率其子擊辱英珠。發篋中盡奪衣服遺囑書契。英珠走匿族家。母白縣傅英珠罪。先

生會族家皆言狀。因召何至。趣成昏禮庭中。何即日御其妻歸。縣中男婦縱觀。皆歎
皇廣豐徐氏兄弟為仇。抵先生雪其罪。為復諸生服。旋授宜黃縣。先生治以惻。其
行不忍任刑法。收賦租。民有負者。欺假其期。會上課時。或不足計簿。至典衣服。適其
數以緩民追捕。聞民俗多弱女。出教嚴誡。廣育嬰舍。收恤之。禁民私鑄。捕首惡。按其
不法餘皆懾服。歲饑。舉年糶法。市賣不得騰湧。臨川饑。民突入官舍中。先生奉檄至
郡。按其事。與臨川令共論囚庭中。某令欲窮竟其罪。株連多。先生唯唯不更一言。自
日中會論。夜中未決。令勸起去。先生令民更前略問狀。即論杖笞有差。立具讞稿。俄
頃令還。復詢。先生曰。休矣。論且定。吾今報府。因示之狀。令愕然起。即夜報府。免數十
人。邑民牛兒少時。盜人物。後為贅婦。勸夫耕田。學鑿法。十餘年。牛舅犯賊。掠死南
豐獄。往候執牛連坐。擬配送宜黃。先生思竟所考無藏處。自言久為婦諫止。先生曰。
牛前犯賊不足惜。豈可令賢女子失所。隨配軍耶。令更捕賊。果廉得。乃釋牛。縣故山
羅民爭山及墳塋。或趣守山上下。礮石投人。吏不敢收捕。匪集益多。會大府行部。先
生言官山與糧民各趨利便。無券約。豪有勢者。即益兼并。願一切令民認塋升科。以
息爭訟。大府善之。令下通行部中。斷獄大減。江右至今稱便。奉檄守鄱陽三月。還。以
母年至高。乞養歸。四十年。免喪起官。簡往閩省。海洋群輩為盜。劫商舟。乘以行劫。又

掠販者五人。販者盡幼。皆死。賊驅五人。過前商舟。登販舟去。商報將。五人通歸。行捕。識舟。執販。榜擊無完者。強服先生。鞠商及販者。時日不符。販言某某日至某所販。宿某某家。因召販主及所宿者証之。究竟白。閩每歲盜賊數百。多所平反。閩中稱平。行署莆田事二十餘日。嘗釋官舍前無罪繫者三十餘人。先生前後所輒直人輕枉罪。皆此類也。四十二年。署將樂。旋授連江。聞前令虧缺。因移病不任事。曰。吾代人受過。為上官執制。何能復自為政耶。先生素善子平術。常言吾行年六十九。恐不利。每歎曰。仲翁知止。薛公憐車。吾雖百不及二子。又可默默長違首邱之義。遂解疾。循粵東歸。先生恬於勢利。不肯為容悅。邀當世名。每計典多有稱薦。輒罷同列及故屬吏。或治下生。多有至大官者。而先生前後為令三十餘年。終不得徙官。凡任粵閩各三直隸。再歷江西者四。三與同考。所至縣去官後。久之猶見思。生平為人。樸介而真。衣服不少飾。行道中。輒為鄉里所指笑。與人交。忘形骸。不立崖岸。每譔集時。脫帽露頂。雖當道顯者。未嘗少拘禮。然恭讓下士。每貧士敝服造謁。迎致密坐。語移日。左右侍者皆疲。急人難出。肝膽周旋。曲周羈累。某病解。士依先生於羅澤。屬死事。尋卒。先生為大小敘以禮。使護其喪歸。其緩急可恃。賴此。以四十四年二月二日卒于家。寢春秋六十有九。娶白氏。宜人。側室黃張陳氏。子育。祭已酉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

寶雲次育璣俱國子監生次育璣早卒次育璣女五人長適甲午舉人蔣純
祐次適乙酉舉人廣東番禺知縣許成志次適分發廣東候補縣丞吳兆晉次即適
星行次適府庠生劉植之孫男成銀成鑑成鈇成鈞成鑑孫女二人星行母在甥館
故得書間見之竊以請於當代立言之君子採擇焉謹狀

書管幼安傳後

汪彥博

管幼安漢之遺民耳。未嘗一日臣於魏也。吾讀三國志見史臣列其傳於魏未嘗不廢書而歎曰。嗚呼。此非管幼安之心也。幼安屢被徵命。不屑仕魏者。豈獨不事王侯高尙其志哉。蓋所以扶炎漢將傾之緒也。方群雄虎視之際。王室微矣。然而天下之人尙不敢顯然悖漢。雖以曹瞞之險詐。亦欲託漢相名以自文。其奸者何也。畏名義也。孔明以起南陽翼漢。幼安以逃北海存漢。其所處之地不同。其意則一也。吾嘗謂以孔明而遇魏武。未必不為幼安之潛龍勿用。以幼安而遇先主。未必不為孔明之見龍在田。行藏之理。豈異致哉。荀文若。孔文舉。當世所稱負奇才者也。然不免為操用。為操忌。為操殺。或者曰。荀與孔皆心在漢室。故以身死之。余曰。或方詭隨漢賊之。不暇焉。知有漢。此其志之不若幼安也。融雖有靖難之意。而慢世嫉人。究非處亂之道。此其識之不若幼安也。幼安懷寶避世。棲窟遼東者三十餘年。觀其時封章薦辟者非一人。安車禮聘者無虛歲。余未嘗不為幼安危之。而卒貞守介石。不以此稍損其節。然後知幼安之出處。關於漢室之存亡。其不肯一身辱於魏者。正其不忍一日忘乎漢也。嗟乎。若幼安者。假使當日史官具有卓識。表其存漢之苦心。垂鴻名於漢史。發潛德之幽光。上以追嚴先生遺塵。下與郭林宗中屠蟠若而人俱不失為先幾。

之士將使從人讀之。知後漢二百年養士之隆。而士之植綱常重風義者亦復不少。雖至千鈞一髮之餘。猶有一二遺老獨立海內也。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余故述而論之。所以愧華歆輩。而歎荀文若孔文舉之流也。

胡明經傳

汪子曰。予於胡君蛟門之歿。蓋不禁拊膺忘餐。瀉泣流涕。歎天道之不測。哀人事之慘變。至斯極也。思觀古今文士。抱俊異之姿。而中道殞折者。何可勝道。然其窮困足以死。其汲汲常利。而志不遂。足以死。其憤世忤物。足以死。其儉薄。不自檢飭。足以死。而皆非可以例吾友胡君。君諱金詰。字晉嘉。號蛟門。卒年四十有三。先世自新安徙居於婁。少有文譽。為名諸生。歲壬子。先君於州守滄東。于公署齋。見其所賦梅花詩。愛其才。徒步造訪。與之言。若有夙契。延館於家。授經猶子輩。訓誨有法。寒暑無曠期。時予侍疾南歸。偕同里諸子。讀易。取源講塾。君獨深悟。洗心藏密之蘊。因自號曰密廬。即定交焉。凡而察其立心制行。真有大過乎人。凡舉世譁器。吟師機巧。澆偽之習。了無孺染。始不敢僅以詩人目之。迨先君奉召再出。旋引退閒居。結詩社於趣園。分曹賭韻之樂。殆無虛日。而君乃道彌堅。詩益工矣。辛酉學使者拔置選貢。例得赴廷試。君絕意進取。予在京師。屢為書勸。弗應。其恬尚如此。甲子夏。予奉諱。匍匐旋

里相對而哭。哽咽不能言。自謂十二年文章道義。得先君之益居多。其泣念先君也。實倍於尋常。不以生死異。自弔葬以迄終喪。助勸區畫。必竭力而後已。平生與人交。坦易不設城府。人亦樂與之共處。夜睡同衾。族黨無間言。里閭有義舉。必踴躍贊助。之性不善治生。有田數畝。遇歲災頻仍。幾落其半。然耿介不妄取。凡歲租所入。竭蹶輸納。不敢先私。後公。環堵蕭然。而絲粟無遺。賊人咸以為難。研玩文史外。旁通釋老。家言精楷法。嘗手書楞嚴黃庭諸經。恬澹寡慾。慎言語。節飲食。臥至五鼓。輒以明水漱齒。晨起炷香齋中。琅琅禪誦聲。與書聲相間。夜歸則篝燈兀坐。吟嘯自若。身不出半間屋。古書佳茗。意豁如也。嗚呼。君之文行。蓋可知矣。宜有以發名成業。克享長齡。乃身不過明經。年不盈五十。倉卒遘暑病。遂至不起。嗚呼。造物其可知也耶。其不可知也耶。悲夫。今年首夏。予將有湖上之游。君出示觀我生齋詩鈔。讀之反復想見其志之潔。志潔故聲清。聲清故韻遠。非徒聲偶之工。擊悅之飾也。余嘗笑謂曰。君兩鬢詩斑。飯顆山頭。得毋吟太苦乎。而君愛詩若天性。每欲仿先君兔輶婁東詩派之意。哀集乾隆六十年以後人物。無論生歿。錄其詩而存之。以俟他日論定。同人咸嘉其志。不謂宿願未酬。而君之遺詩反輯於他人之手也。嗟乎。論交海內。落落幾人。十餘年來。一哭顧君守益。再哭吾宗約齋。再哭楊丈輯園。今又哭我蛟門。人生百歲。祇

此一掬淚何日得有乾土耶。且夫天與人以才。不必與人以年。此天定勝人者也。天能死人以命。不能死人以才。此人定勝天者也。若君之蟬蛻清虛。脫然塵垢。即其秀句已足常。欲矧兼以守身信道之篤。不誠為一鄉之善士乎。鄒孟氏言曰。大壽不貳。當知修身立命。固吾儒分內之事。漆園生之言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當知齊物達生。亦畸士曠觀之趣。則又何憾於胡君。又何疑於胡君之死。爰次厓畧。以示其子道恭焉。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一

錢梓林

字季良南通州人嘉慶庚午舉人鄉試文憲先生有十錦堂古文集

鄭莊公論

孤偃論

秦始皇帝論

李勣論

柯振猷

字肅青浙江慈谿人貢生

張君夢樓生傳

漱泉草堂記

張琦

字翰風江蘇陽湖人著有宛陵文集

書慎伯郭君傳

記楊誠村軍門事

沈叔埏

字劍舟號雙湖浙江嘉興人乾隆丁未進士官吏部主事著有頤珠堂集

六國論

周世宗論

十四

顧王霖

字容堂江蘇鎮洋人乾隆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

始有廬記

十六

朱秉鑑

字清如號鹿坪福建浦城人乾隆丁未進士官福甯府教授著有茹古堂文集

吳郡傳

十七

張星象小傳

十七

國朝文匯乙集卷五十一

鄭莊公論

錢梓林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亂臣賊子相望於策。蓋彝倫之滅絕也甚矣。而有挾其姦猾狙詐之姿。公然抗拒王師。幽閉國母。養成弟惡。倡為首禍於天下。而肆行無忌者。則鄭莊公其元惡也。考莊公生平無一事不陰賊。無一事不狡獪。繻葛之戰。城潁之誓。其不忠不孝之尤著矣。後世雖有好為異論者。皆迫於名義。而莫敢為之解也。獨至處太叔一節。近世錫山顧氏復初。感有明靖難之事。改從末減。以為莊公隱忍不發。猶有念母與鞠弟之心。務蓄全力以待其敵。故能一舉滅之。而建文失於輕遽。方與其臣粉飾太平。泄泄然不復以燕事為慮。卒肇金川門之禍。余謂此猶惑於成敗之說也。不惟無以服建文及齊黃方景諸公之心。即鄭莊公死而有知。亦未必快此違心之論。而引為知己也。且段當日之形勢。安可與燕王同日語哉。段雖得母愛。而武公時未有封地。及莊公始與以平衍之京。縱城過百雉。無險要可扼。且好手格猛獸。徒尚拳勇。意其為人。必狂妄躁率。敢死輕生。即其所得之衆。度亦不過尋常材力之徒。恃為腹心爪牙。與陰賊狡獪之兄相抗衡。鄭莊固早知其無能為也。若夫燕王則不然。當太祖世。受封北平。形勝之區。士馬精強。金元用之以興。且其智慮絕人。習知

邊事累被命巡邊。馮勝以下俱嘗受其節制。而又有僧道行為之謀。朱能張玉輩制其兵。即使太祖而在。其跋扈倔強之勢。亦必不可復制。固不因削護衛下罪書。有以激之也。不然。彼鄭之諸臣。日夜謀議。祭仲諫沮於前。子封激勵於後。豈無一語聞於段之耳者。而段則漫不覺察。惟日思啓疆以逞其心。此其人易與耳。若莊公者。因母之惡。已愛弟。致憾於母之所愛。除之則無名。置之則不甘。計惟飽其欲而縱其奸。外以博順親愛弟之譽。內以遂除偏去寵之私。且又習審段之不足有為。難以節號。漆洧之地。全畀之。亦不能撫而有也。故舉兵一加。伐京而京已叛。伐鄆而鄆不守。此其庸妄為何如者。豈獨莊公之能持重而制勝哉。論者乃謂莊公於段。建文於燕。得失相反。余謂建文優柔則有之。若并歸咎於齊黃方景諸忠節之臣。而徒欲解免一滅絕棄倫之莊公。則惑於成敗而不求其理之安也。至若段之挾持母寵。驕縱不法。其罪易見矣。余故弗論。

狐偃論

人主由危亂而崛起在侯王之位。多藉功臣之力。及國家粗安。而功臣卒不克獲全。非獨其君猜忌之過也。亦其不善自全有以致之。余讀左氏春秋。竊歎狐偃之及河。授壁引罪請亡。其智識誠高出文種韓信輩萬萬也。當越王之棲會稽也。范蠡治內。

文種治外。故暇則奉使往來。急則親履行陣。種不惜鞠躬盡瘁而為之。終以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為後世所悲。淮陰從高祖定天下。三秦齊趙。以次削平。厥功偉矣。即使克自抑畏。猶懼不免。況又不善處之。垓下一役。借非許封楚地。則亦逗遛不進。養寇以自重耳。此一事固深中高祖之忌矣。矧前此已有請封假王之積嫌耶。晉文公英雋自喜。果於殺戮。刻薄寡恩。亦越王漢祖之儔耳。一時從亡功臣。如介子推隱而死於綿矣。顏頡則殺而徇於師矣。魏犂則黜其職矣。公之性情心術。非深知其隱。則必不能相與有成。而終亦不免於死亡之禍。且偃之負羈縲。從公子巡於天下久矣。備嘗險阻。度必錫舅如父子之恩。故能歷崎嶇而無間言。及在齊之日。稍稍得意。即懷安自適。醉遣之後。迺不免麾戈見逐。嗟呼。公子是時所有者。纔二十乘耳而已。逞忿洩怒。不少寬假。設使撫千乘之晉。偃以外戚之貴。從亡之勲。握大臣之權。處逼近之地。若深自韜晦。則不克立功名。有所建白。必致動遭疑忌。且安知不追念舊嫌。藉假軍令。誅勦動賊。而為顏頡祁瞞舟之僞之續也哉。是時也。雲夢之械。屬盧之賜。將先文種韓信而蹈之。而不知者。猶或以要君罪偃。則過矣。

秦始皇帝論

禮樂刑政一切治天下之具。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經營於數千百年而不足。

秦始皇帝以一詐力之人。破壞於三十七年而有餘。遂使古今成局。為之大變。斯亦奇矣。然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戰國擾攘之際。七雄分據九州。兵革不得一日休息。此時惟強而有力者。可以合之。若強猶悍。桀桀之諸侯王。而服之以德。雖使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復出。度亦未必納土歸命。解甲投戈。甘舍數千里富強之地。而不為數十世子孫之計者也。若強有力者。以次翦除。則不數歲可以混一。故天於始皇。但付以力。而絕不付之以德。自古帝王殘暴。至桀紂極矣。今觀始皇所為。有桀紂所不能為者。而彼為之。廢封建。置郡縣。是也。有桀紂所不敢為者。而彼亦為之。燔詩書。坑儒生。是也。桀紂不好名。而始皇好名。故巡行之跡。徧寰宇。而功德之碣。滿名山。蓋始皇本挾其雄武狙詐之姿。而又得一敢於為惡。肆然無忌。如李斯者。為之輔。是以古今因革之局。大變於始皇。而殘暴之罪。浮於桀紂。雖然。始皇非能自主也。流弊使然也。衰周之季。天子纔如附庸。一時莫大諸侯。自相殘害。斬殺動以億計。而縱橫捭闔之徒。權傾人主。法術刑名之說。家有其書。嗚呼。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經營之天下。而流弊至此。不有始皇起而盡廢其說。除其弊。以待夫後人之安定焉。生民幾何而不盡也。吾故曰。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天道巧而好遷。有如其事以相遷者。唐太宗納巢刺王姬。高宗納武才人。是也有變其事以相遷者。李勣勸立武氏以禍於國。敬業謀討武氏以族其家。是也。方高宗之欲立武氏也。廷臣爭之甚力。不得已取決於李勣。使勣稍顧大義。涕泣諫阻。高宗必中輟。顧乃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於是決立武后。勣為此言。意謂吾年且老。位都將相。幸再作十年僕射。以功名終。吾願足矣。所不可知者子孫耳。今援立中宮。帝后必德我。子孫無患。然勣一言而斯喪唐宗。大亂迄五十餘年。李氏不絕如綫。天之惡勣久矣。故有敬業之謀討武氏。而天因以盡殺勣之子孫。且敬業起兵廣陵。豈真以匡復唐室為志哉。由於失職。怨望耳。以為后本吾家所立。得志反忘吾家。吾以匡復為辭。事成則不徒取王侯之貴。以耀當時。不成猶可藉忠義之名。以欺後世。今觀於達魏思溫之策。不亟趨河洛。撥亂反正。而妄希金陵王氣。蓋其志可知也。乃不旋踵而兄弟授首。宗族誅夷。殆盡矣。且以削勣之官爵。黜其屬籍。毀其冢墓矣。天之巧於報勣如此。不然。以勣之邪佞。而顧能有幹蠱之敬業也哉。夫勣本起於群盜。作賊已慣。初不必責以大臣之義。獨惜太宗素有知人之鑑。識勣於初降之日。歎為純臣。後故黜之以遣高宗。及中宮廢立之際。非惟不諫。反勸成之。知人之明。太宗固有所未盡也歟。

張君夢樓生傳

柯振猷

夢樓名廷輝。字丹華。邑南白蘆嶺人也。個儻負奇氣。狀貌魁偉。聲效若洪鐘。所志不遂。僅以詩酒馳騁名場。然與之接者。如見古豪傑士。年十七入邑庠。秋試屢薦。屢屈邑令張假修葺文廟。派各紳士若干緡。夢樓以不申請上司估工。與齟齬。幾及禍。未幾得直。遂北上肄業成均。嘗以詩為果親王及攝相國文端公與公子景虛舟所知。不以山人屈也。而夢樓生平知己之感。則尤在福松巖將軍。將軍能詩善書。其西席董西岡者。夢樓友也。一日訪之。見榻上詩卷。取視曰。孰為此。殆學義山而得其神者。將軍以為知己。繼見夢樓詩。益嘉許。乃訂師生之誼焉。當是時。夢樓年正壯。視功名皆吾素有。不屑屑以繩尺拘。花畦柳陌。酒舍僧寮。與會標舉。筆墨淋漓。然情隨事遷。感日月之易邁。長此槐黃席帽。而鼎鐘奉養。竟復何年。其紆迴幽抑之思。時時見之於詠歌。將軍曰。士子進身科第。外皆旁徑。制藝所以取科第也。今東舉實侍郎文章宗主。況碩德清操。猶士子所當親炙者。於是挈夢樓晉謁。修弟子禮。未半載。學益博。文日益有名。初己亥科。房師五坦園侍御奇其文。力薦之。額滿報罷。將軍既深為益。腕久之有粵東之行。倍深勸勉。夢樓獻送別詩。讀至詔學依然同父子。憐才真不愧師生。將軍淚潛潛下。袖盡濕。蓋其期許者大。自顧年七十。萬里羊城。恐不能親見成。

立也將軍赴粵而夢樓亦浪迹四方矣。計夢樓戊戌至辛酉二十四年。北上者六之。山右遼陽者一。淮陽金陵則不可數計。交遊最廣。所在無不禮遇者。古人得一先達。知即致身青雲。夢樓獨落寞。如是。李廣難封。豈固命歟。然嘗謂人曰。士當有氣節。苟涉干請。豈復能仰首伸眉。竄竄自得。儀秦雖貴。其不為魯仲連唾棄者幾希。夢樓雖惡。冒進其取友。又最寬。一言契合。終身不忘。有則公諸人。無德色。無則取諸人。無欺色。見人世不平事。苟力有可為。必盡其力。然後已。所善某公。其妻悍妒。某與妻弟聚。夢樓寓語次。以似續為憂。夢樓曰。飲我酒。易易耳。至則諭以大義。語未畢。婦咆哮擊案。杯盤作木葉飛。夢樓大聲數七出罪。叱與夫昇婦去。俄而婦弟至。為謝乃已。自是歸悔悟。頗能遽下。數年中。妾連舉二子。論者謂事雖不經。非張夢樓亦莫能為也。而文廟自夢樓北上。日就頽廢。甲辰歸自京。適東舉侍郎視學兩浙。乃稟請移文修葺。以終初志。而邑侯李亦特舉老成人陳公直方。錢公又莘。董其役。不一年而告竣。至今廟前柏森森。夢樓與二公手植也。向使充夢樓之志。其於人世。事豈無小補。既鬱不得試。乃往往託之小影。以洩其奇。觀十二梧桐圖。則抱膝長吟。概也。觀江海客圖。則萬里乘風志也。觀戴笠圖。則廬山惠遠傳也。觀俠和尚圖。則朱家郭解流也。觀醉僧圖。則劉伶阮籍變相也。東張西顧。世每莫定其何許人。且一圖成。必自弁驚人語。

為倡題者黃冠緇衣女校書。累累然參列名流。觀者多病其雜。而萼樓則以此自豪。嗚呼。萼樓雖不羈乎名教中。自有樂事。亦奚取而至是。及讀自壽六十二。蕉鹿夢長。猶未醒。未嘗不喟然以歎。而知耿耿者之難與外人言也。所著文數卷。使和尚張笑。二傳尤超拔。善自狀。詩則松巖將軍序之。今將軍歿已久。猶供其遺像云。

柯振嶽曰。予於壬子歲識先生。辛酉先生年五十。都中病風歸杜門。不出客。至則心頓開。把酒談數十年事。朗朗如童子。背書或夜過半。客興闌。請退。先生復呼酒。一舉數巨觥。蓋元精耿耿於四體無關。其視不病者何如哉。數年前。以生傳屬予。謝曰。僕無能為役也。况德與年進。先生不容稍懈。今秋辱手書云。足下之文。非世所謂古文也。僕死而後為傳。足下能起僕九原而讀之乎。即不然。足下先我而死。僕能起足下而傳僕乎。僕年今六十。當不虞蕩檢。必曰。蓋棺論定。拘則已甚。余感其言之痛。且服其心之達也。謹援宋儒生傳例。以昔所聞者次其大畧。後此更有進焉。且不一書而已也。

漱泉草堂記

廬阜天台之瀑。天下之至奇也。樵夫野老。過而弗顧。擾攘名利之子。則又語焉而非。所樂聞。葢中無所得。雖至奇者不足多。如有得也。即一邱一壑。為境甚常。臨流嘯詠。

且若清福之有獨厚者。此非必泉石老也。其風韻固已遠矣。辛酉春二月。謁鏡湖董先生。先生世居東莊。竺峰黛秀。拱峙東北。隔江青山萬疊。烟雲縹緲。不可方物。而吳澤浦適環其門。門外小橋下。橫立巨石。潮退。溪流自石步逶迤十里。挾潮下瀉。激石躍起。數仞水花四散。珠簾欲碎。琮琤瑤瑤。夾岸風生。歷一時許。愈遠益清。長君石舟語余曰。此陸士衡所云飛泉漱鳴玉也。昔桂虛筠師書漱泉草堂贈吾父。願足下記之。後數日。既望。偕石舟步小橋。皓月橫空。上下一色。金波蕩漾。懸流偈仄。萬籟無聲。人語俱默。四顧豁然。塵機頓息。此雖偶焉。竝立尚足移情。況世居茲土者乎。充斯樂也。其以是為先生之廬。阜天台可也。然吾觀古之人。棲遲衡泌。若將終身。一旦得志。功垂竹帛。此固遇合使然。無足異者。若夫倫常綱紀之地。亙古今而塞天地。則其德為獨至。先生六世祖純德徵君。至孝感天。事具志乘。慈溪一派大隱一勾。未嘗有名。勝可登臨也。自漢迄今。千七百餘年。過其地者。莫不搜尋古蹟。作為詩歌。以誌其慨慕流連之意。夫孰使之然哉。令先生承顏聚順。上下怡然。誠無忝孝子之裔。登斯堂者。徒角勝名山。而昧其淵源所自乎。士衡詩曰。至樂非有假。無事澆淳樸。吾且為先生賦矣。

書慎伯郭君傳後

張琦

畢九水跋此傳曰。今之河渠書也。亮哉斯言。傳一人而數千年之河事。真可以為後世法。豈淺鮮哉。慎伯非郭君。無以習其事。郭君非慎伯。無以行其志。兩人交相濟以成其美。宜其言之長也。或曰。慎伯以治河聞。今乃盛推郭君。異乎世之攘美而炫己者。余謂此一節之善耳。非可以賢吾慎伯也。噫。方百公之招慎伯也。甚切。比至三謁不見。嗒然將返。遇朱白泉曰。是殆有故。姑暫留。吾自問之。迺知有鉅公數人中傷焉。白泉曰。閣下始未見其人而招之。今未見其人而拒之。信耳不信目。何以待天下士。百公矍然起。延見立談而決大計。豈非天欲活此數百萬戶之命而然耶。蓋壩既成。百公以此誇於中外。而遽疏慎伯。繼乃怒之。蓋塞不肖者之利源。而執好議論者之口。謗怨蜂起。固其宜也。百公見慎伯三日。謂之曰。足下欲何官。慎伯曰。某此來欲佐閣下救百姓耳。非欲利己也。百公已憚之。又嘗從容語慎伯。吾何如人。慎伯對曰。閣下聲譽溢滿。人無異詞。百公曰。以足下至愛。欲聞過耳。幸無所飾。慎伯曰。閣下欲聞過。此古人所難也。敢進一言。閣下遠君子而近小人。百公曰。吾病此屢矣。顧何術能辨之。慎伯曰。閣下知其君子而後遠。知其小人而後近。百公愕然。慎伯曰。君子未必有才。又行止迂拙。故以為不可用。小人之才。可快吾意。以為用其才而必不為所費。

故日近然近之甚則被責而不及知百公默然然則譏謔之口有自來矣百公既先入數鉅公之言視慎伯不啻狼虎蛇蝎能噬人者激於白衆而見之既乃深知其策之善故信用不疑及功已成矣名已立矣小人之飛語習至而慎伯言論侃侃又不若衆人之可悅其疏而且怒所必然矣然使慎伯善容悅求苟合烏能力排衆議以濟鉅艱士氣不振而能成事功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百公以材氣蓋天下有力而能斷故尚能聽慎伯之計交雖不終其志固已行矣後之來者求如百公烏可得哉

記楊誠村軍門事

道光元年十二月誠村軍門延余課子暇則談軍中事輒隨錄之前後不復詮次昔歐陽公喜史遷能傳節烈奇士而怪今無如遷所紀者吾得軍門事記之幸甚不知後之視吾文抑何如也

滑縣之役高杞署河南巡撫那彥成為總統公擊賊道口鞭巡撫吏人巡撫大怒威氣與總統言楊某欺我公直入帳總統迎勞曰喜得道口矣公遜謝公知杞情故激之謂曰道口幸得然公頃誤甚杞曰吾何誤公曰賊勢方張公挺身前賊幾撲公而吏士不相救護尚不當鞭耶公死某等敢不死公輕死無益於國又累某等某方恨公公乃更怒耶杞笑而罷時總統有兵七千屯城東西南三面杞有兵六千不肯

發會楊提督遇春因退縮摘參將某頂帶杞又怒欲以二千人往屯濬縣總統將許之公曰不可許也總統曰此公不曉事吾將俟其去而揭之公曰公揭杞杞亦將揭公此兩敗也賊將誰辦且公與某皆伊犁罪人

上幸赦而用之今又樂往乎一身不足道如老母何總統曰杞欲去奈何公曰某能止之且收其兵但乞花翎紅頂各一乃可總統許諾公即馳至高杞營先語其用事者二人曰汝二人禍福在吾其知之乎二人者愕然曰何也公曰高公欲去濬縣汝二人之過也構怨大臣罪當死吾能證汝吾今阻高公母去以花翎紅頂相贈此二途者將何從二人者唯唯乃入見杞曰公欲往濬縣乎曰然人多欺蔑吾者吾故避之公曰有

上旨乎曰無有總統札乎曰無公曰賊在滑公乃去濬公今日往總統明日揭公矣杞曰然則奈何公曰何不以六千兵與某而公坐享其利杞曰汝欲奪吾兵權耶公曰公擁兵不發總統奏請公圍北門公能不往耶北門賊之衝也一朝失利公受其禍不如以兵與某有事責不及公而有功固不能不歸之公也又何疑乎杞悅公遂領其衆

李文成之寵司寨也國未合時潛至桃園官兵不知復往山東糾其衆至是北出乃

覺之。或謂賊止二百餘人。總統命公以三百人追勦。公一日夜馳二百數十里。過輝縣西三十餘里。遇賊四千餘。公兵少且疲。引避之。令眾北走。自率二十人南趨林麓。中賊乘之。公力戰且走。賊悉眾圍之。公率二十人衝圍出。無一傷者。久之。卒稍稍集。僅七十二人。有桑都統者。謂公已死。大哭。見公至。乃喜曰。願令將安往。公曰。離縣十五里南營門有村落。可舍也。已至。桑公請往輝縣。公曰。輝縣城小兵單。吾來時不敢開門。一相延接。今兵敗而往。其肯納耶。吾以七十二人居城外。賊大夥來。身死城破矣。不如舍此。賊必疑不敢來。公必欲往。即將眾去。吾誓死此耳。桑公乃不復言。然懼甚。公曰。村後河流寬廣。村前岸作偃月形。必上流有閘。可放水也。探之果然。乃決閘放水。環村如濠。眾心乃安。公益請新調甘肅步兵一千。關東馬兵九百。而自往湯陰迎之。凡五日。兵乃集。公贊為之曰。而李文成適以足剄刺。據侯兆川司寨堡。公未至。司寨二十里。時方早餐。命下營駐此。眾請撲賊寨。公不應。日暮。又請。公又不應。夜五鼓。眾復請曰。此來為擊賊也。今賊近咫尺。而一日夜不進。律以逗遛罪。公能任之。吾輩不能也。吾輩亦領兵者。將獨出矣。公乃命四騎往曰。速召賊來。吾擊之。四騎相顧默然。公曰。往視賊當齊隊。汝則罵之。彼當來。令二騎通報。四騎既往。密令步兵伏於隘。馬隊伏於右側。賊果以一千人來。方度隘。步兵猝起。賊驚返走。馬隊遶而蹙之。斬

獲殆盡。方賊之來也。別有賊千餘。緣山逕出。期上下夾擊。公預令十人登山伏。約賊至。則鼓比至。十人者鳴鼓大呼。自上馳下。賊潰竄走山谷。公以八騎追之。過一山梁。奄遇賊數百人。踵至。公令騎下馬坐梁上。近發大石下擊。賊退。自相壓擾。亂乃上馬銜之。大眾亦至。又大獲。是日也。賊二千餘人。僅有逸者。日晡。遂進圍司寨堡。堡堅。厚賊守禦。嚴公慮吏士不得息。又恐賊乘間衝逸。乃度堡後隱處。安營帳。俟暮夜。令卒士更番。賊不知。明早力攻不下。令卒負板潛至堡下。穴其牆。半日而牆壞。積土如坦坡。遂登其堡。而以鎗炮下擊。賊自焚死。生擒二百餘人。於積尸中驗之。得李文成屍。送總統大營。殺賊破寨。凡兩日。實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十九二十日也。

嘉慶六年十一月。公率鄉勇三千勦南山賊。過華陽營。值大雪。軍士嗟怨。猝然起。反戈相向。左右大驚。公仰天笑不止。軍士怪之。勢稍定。矛戟上指。公徐召頭人謂之曰。若輩何乃相戲。頭人曰。士寒甚。鍋帳未具。故欲還耳。公曰。軍士昨有言此乎。曰未也。今始行時言此乎。曰未也。公曰。汝早以告。即不發矣。吾豈不恤士卒者。顧已在途。制軍在後。烏可以返。前去六十里止宿。任留數日耳。眾遂行至二郎壩宿。令查造意者。遷延不報。公已詢知之。明日從容步行至村口。坐召一旗人畢至。問之曰。有昨日造意者乎。眾曰。無。公曰。無。即去黃柏園宿。已備犒人各肉一斤矣。一旗畢行。又召一旗

問之如前。至第八旗令某某二人者留餘衆悉前行。乃斬二人。以首徇衆。士帖然。嘉慶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公至滑縣大營。二十七日奪道口。十一月初三日。得高公杞兵。遂圍北門。時桃園賊距城北三十里。內外合勢。公接戰數日。旋掘濠植柵以困之。初九日。總統命追賊首李文成。二十日破司寨。二十五日回大營。先是何副將格都統於城之西北及東面潛穿地道。將至城。公視之。不合法。請更穿之。總統曰。君破司寨。勤苦至矣。宜可少休。公曰。滑城堅。昔人以八萬衆攻圍四十日不下。今兵才萬五千耳。攻城無善策。地道不如法。賊將覺之。徒費工力。今更作之。賊必不虞。假令知之。更爲疑道。則功可成。豈以勞乏辭乎。固請乃許。二十八日。於城西南隅掘之。尺許。即見水。不可穿。乃以布囊土成夾道。上覆以板。漸逼城。距三丈許。賊以大木支巨石擊之。不能前。遂於三丈內穿之。比至城而前。西北及東兩道爲賊所覺。無所用。至是賊又覺之。以碑石下擊。道復壞。公命於南更作。故令賊知備。而密於北斜穿之。每進以厚板支四面。如屋。度已達城下。復轉屈橫穿二尺如門。更進爲大坑。實火藥其中。以土囊塞門。藥發而城遂崩。十二月初十日。是役也。何格二公爲地道四十日。不成。公以十二日成焉。又揚言於賊。吾以地道進。期初十日破城。賊果於內掘濠以備之。而不虞其用地雷之法也。公招降者三。賊不應。宋某者。賊首宋元成之子。司寨

所獲者也。使招其父。及牛亮臣。二賊欲降。而徐安國倔強不從。遂已。至是城破。公令軍士登其城。毋下擊。悉令婦女童穉出城。禁吏士標掠。而自坐城缺處視之。三日乃盡。有紳士四人。自言非賊。予四旗。令招被脅者二百餘人。悉縱之。公又言地道直穿有定。而斜穿難準。以羅盤定之。針旋轉不已。或教以卷席如筒。接之達口外。針始定。葢氣得泄故也。然數尺之口。不能泄氣。而數寸之筒。反能泄氣。斯理之不可解者。嘉慶十一年七月六日。寧陝新兵變。公時署固原提督。獨龍夫人在。知將有變。使謂署總兵參將楊之震曰。米折兩月不發。洶洶將反。速借給以安其心。慮有他者。吾家當代償也。之震曰。衆兵恐吾耳。烏敢反。且變非由我。何懼不聽。更以威脅之。衆益怒。先是頭人陳先能。陳大順等請見曰。吾輩將反。願受大人恩至重。願送太太去。乃發夫人以義曉之。且曰。汝等造反而先免我。疑知情。無以白。且我一婦人。去何為。寧死此耳。揮衆出外。委王清山。公之親隨也。賊令入衛。又分數十人守大門。約餘人不得入。而公前所釋教匪二百人。為之室家者。知有變。悉入守中門。曰。願以死報。是夜賊遂殺參將及中軍遊擊。城守營都司。焚南北二城。鎗炮號哭之聲不絕。婦女多從睡夢起。知賊不犯鎮署。多就避廊室。為之滿。比曉。陳先能等又請見。召之入。叩頭請太太行。曰。吾等已反。勢不能止。將出糾徒衆。恐後來者驚。太太夫人曰。既爾可命。轉來。

夫人憐衆婦女不忍棄。令前行。輜在後。百姓擁之者數百人。賊傳呼擺隊。賊在五郎城者悉來。夫人叱之始退。賊凡送二十里。至石泉縣。縣令陳君聞警。惶懼。民人驚竄者衆。知夫人來。賊不敢逼。請夫人留。而總兵王兆夢曰。宣陝兵二千餘。非盡反。首事者百餘人耳。速馳諭。令縛頭人來。事可定。兆夢怯不敢往。夫人留六日。乃之興安。兄太守龍君署云。夫人之行也。署中物不暇顧。後四日。石泉民請往取之。門洞開。闔無人。而一七一箸無失者。十一月。新兵既就撫。蒲大芳等二十人不自安。白公願往接夫人。公知其意。欲推誠待之。即遣往。夫人方乳公子。未滿百日。即抱公子乘輜行。中途蒲大芳與其徒王鳳爭刀傷鳳手。是日宿漢陰。夫人命僭廳官刑具。坐中庭。召蒲大芳罵曰。汝反叛。幸宥不死。更弄刀杖。又待反耶。杖之百。加桎梏焉。從者惶懼。終夕未至。宣陝二十里十九人偕蒲大芳固請乃釋之。葉都司自發語余曰。時有廚役朱子勇者。爲賊所怨。夫人匿之複壁中。夫人已去。子勇入上房。攜銅盆出。遇賊將殺之。子勇曰。太太命取盥具。汝殺我。汝自齎往耳。摔銅盆於地。賊信之得免。

余前聞龍夫人事。頗參錯。今乃得實。夫人時年二十四。使楊之震聽夫人言。則亂可弭也。而王兆夢又怯懦不敢前。致賊橫決。豈亦有數存耶。又夫人謂公曰。事雖定。然當有遠行。公曰。何至是。且已革銅頂而復。又何慮。夫人曰。朝廷事自有法度。兵叛大

案不容無任其咎者。非君而誰也。而公果遣戍伊犁。後公自四川返貴州。或勸帶鹽可獲利三千金。已積之舟畔矣。夫人曰。以氣機觀之。未必能享多金。盍卜之。公卜不吉。遂辭焉。行六十里。過黃瓜槽險灘。舟幾覆。載重者皆溺。嗚呼。豈獨膽異人哉。其才識固不可及也。

南山綿亘千餘里。有名之峪七十二。老林密菁。窮巖峻谷。深澗巨壑。鳥道猿遮。在在而是。無籍流民。絕棚壑植其中。由來舊矣。川楚匪徒恃以為藪。凡經勦敗。竄迹伏匿。莫可究詰。明中堂永總統及他鎮將以此得罪者。不可勝數。論者比之核桃瓢云。嘉慶四年。經略額侯奏設宣陝鎮。勦入山之賊。俾各帥專力於外。分十營兵六千名。即以安插鄉勇為善計。規模未立。而任宣陝者屢以事去。六年。公之鎮築城堡。建室屋。編營伍。分泥地設官弁。募士卒。與勦賊並行。期年草創粗定。而兵糧無本。色月給銀三錢。謂之米折。仿鄰鎮陝安例。公以陝安有本色六之五。祇兩月折色。今南山為賊所蹂躪。食物昂貴。無以為活。咨撫軍量給本色。撫軍以無糧可撥。乃月給四錢。後年餘。部駁不準。並追扣所加額。侯復奏四錢仍不敷。乞給五錢。部議姑準。三年後物價平。督撫再議。十一年六月。三年滿。應另議。而藩司五月始詳。未奏。六月遂不發米折。兵丁以為未定者所加耳。原定三錢。何乃扣。眾始譁矣。而撫軍有包穀之給。先是山

北餞南山包穀大熟。奏請將買備賑。五郎同知張某者。領銀五萬兩。春賦於民。秋收之石。價銀五錢。凡買十萬石。至收時。價貴至一兩。民間斛又大倍於官。以故不肯交。且曰。前領價。吏強與之。同知怒。吏因緣為暴。眾閭閻起。二千餘人。圍五郎城。勢將變。公令中軍馳往。召眾諭之。更與石五錢。事乃已。至是。撫軍以五郎餘穀接濟。照石一兩扣價。是時包穀賤。且陳不可食。兵心益不服。七月六日。變乃作。撫軍聞變。適楊提督遇春入覲。過西安。偕赴宣陝。率省兵一千五百名。比至。賊已入山。於是收宣陝兵未叛者六百人。西駐城固。公在固原。十一日。得撫軍咨。冒雨行。以三卒自隨。中途答撫軍書。略云。速發米折。以安未叛之心。嚴堵隘口。以杜遠颺之路。如能以身息事。某之志也。至邠州。知賊西竄。已破城。汎數處。有出盤郛各峪之勢。改道麟遊。趨山逕。雨甚。數阻水。陷泥淖中。八月一日。夜半抵城固。而是日賊破洋縣。殺縣令曾彰。泗官兵阻細水河。不能救。公既至。撫軍出密紙。呂大文等三人姓名。即遇春所收未叛者曰。獲叛兵云。三人欲相繼為亂。公曰。叛兵欲除此人耳。此三人必不反。撫軍未信。明日。公以宣陝兵六百人屯漢王臺。召呂大文三人侍左右。三人知見疑。故咸感泣。公偵賊在龍亭。欲往賊中。曉以利害。不許。公陰遣人告賊目蒲大芳。授之計。賊趨右水河。犯石泉。公請以師援。撫軍終慮新兵反側不可恃。令陝安鎮王兆夢赴之。後一日。公

又請往撫軍。猶以爲言。公曰。寧陝兵六千。叛者數百人耳。若盡疑新兵。是教之叛也。以寧陝兵勦寧陝賊。有咎。吾自任之。乃許。至石泉登城。一騎迅至城下。曰。欲有言。公識其爲賊目董學孔也。繼之上。問賊中事。曰。賊大衆且至。公遣左右悉去。令學孔執長刀侍。頃之。賊大衆至。遙見公。各頭人棄軍械。大哭前跪。而賊首陳先能。陳大順。遙立不敢近。公曰。汝等尚識我耶。自作孽。乃敢造反。念與汝共甘苦久。不忍見汝等駢戮。早自爲計。縛首逆來。悉活汝。否者。董學孔安知非汝刺客。可即殺我。伸頸以就學孔。學孔涕泣不能視。公曰。既不殺我。即自爲計。來者我待之。如學孔。決不疑。目視蒲大芳。王奉等示之意。適別賊攻黃州會館將陷。公呼王奉。吳占先起。速去解圍。二人往得免。賊大衆退。西竄。迎風壩。初。公傳檄賊中。令斬首送。先能大順懼。不欲降。蒲大芳畏其徒衆。不敢發。思奪其權。先能自石泉而西。大芳以所掠驃馬載帶劍。賊數十人而已。徒步與返。五郎衆竊議曰。陳先能爲帥。不恤吾等。蒲大芳愛我。宜爲帥。三請乃許。由此蒲大芳始與先能貳矣。公慮賊分難制。陰令合先能而漸併其衆。是時德楞素侯爲總統辦賊。至漢中。檄公安輯寧陝。毋出勦。公之鎮撫難民。修城堡。招餘兵得二千。居鎮城。七日。而德侯檄公出勦。初。賊之起。不過百數十人。轉據裹掠。糾聚及遠近匪徒附從者。遂至數萬。知公在鎮城。乃掠而東。破木土坪。犯孝義。將出商洛。公

遣兵援孝義。賊以為公東來。又折而西。出大峪口。祥都統禦之。為所敗。賊乃西。公率
宣陝兵千人出子午谷。大雨。水失錫帳。無算。知賊已西。追之暮。至鄠縣。賊攻圍急。城
將陷。適省中送馬八十四匹。公以步兵營城東。而以騎隊衝擊。矛觸公臂。洞馬。賊不知
公之至。以為西安兵來。分眾撲營。士卒皆力戰。比曉。賊始見公。大驚。狂奔。鄠縣圍解。
九月七日也。是日奉

旨。摘去翎頂。德侯劾公避難就易故也。軍士大譁。公切諭之。袁創復進。至斜峪關。奉
德侯檄止急追。是時撫軍駐城固。德侯屯鳳縣。楊提督遇春營方柴關。十九日。公至
方柴關。而遇春以八千人敗士氣沮喪。公既至。蒲大芳遣人乞降。公進至平木。各大
帥皆以兵會。鋒甫交。公出陣前。賊皆下馬環跪乞降。而頭人數十。俯塵號泣。亦有起
為公執轡依依者。而後賊矛手數千。倔強有欲鬪之色。公曰。汝等懇誠欲降。可退屯
數里。明日吾自來受降。賊搖擻勢其整。而為公執轡者十數人。竟隨公不去。宿帳下
馬。是夕也。各營戒嚴。公念賊驍健。經戰陣。眾益多。破三城。十九營。汎生民荼毒已甚。
誅其渠魁。宥其脅從。則事可寧息。必期盡勦。勢將奔潰。四出。勞師糜餉。不可以日月
計。川楚匪徒。其已事也。而各帥多狐疑。不可與深言。黎明。公出營。遇提督遇春問之。
公曰。往見賊。遇春曰。賊不可信。公曰。移營前進。試察之。遇春曰。我當偕往。並轡行。二

里許賊數騎來迎公遙見之止過春而前賊曰馬步全夥皆排隊俟矣公曰蒲大芳何不來曰在後集衆公令賊前導行遇春止之再三又遣騎扣馬力阻公曰爲我謝提台死生命也勿我惜天佑蒼生我必不死爲

國息兵死得所矣遂馳往三里許遇小溪賊馬隊二千餘跪西岸齊唱叩接大人公馬就溪飲衆曰大人勿懼不敢傷大人公笑曰馬飲耳何懼飲良久衆跪不起察其意誠無他變按轡行衆俟公過乃上馬自後擁之進二里許蒲大芳來曰集步戰手三千人陳先能奪去行矣公慮先能既奪衆去或將復來乘我腹背受敵乃勒馬定曰陳先能不降汝等前聽吾言於是身後二千騎悉轉而前公諭以

朝廷恩威父母妻子皆當坐罪後言與汝等勤勞南山五年飢寒生死情同父子今不惜一身以活汝等衆皆俯泣願降公曰既降即縛陳先能來衆曰諾三四十騎馳去公曰各大帥念我去明日復來乃馳還而遇春猶立馬俟見公大哭曰爲

國效命吾意與君訣矣公亦泣至營蒲大芳縛陳先能獻各帥稱慶遣參將何某查取賊數而大順忽反側將殺參將參將逃歸言狀各帥色變公曰蒲大芳必能縛來無慮薄暮蒲大芳果又縛陳大順來獻二逆並獲而各帥咸恐事中變已聯銜稟德侯各爲功名計公力言無他不之信明日公再至賊中蒲大芳已除館俟矣公謂之

曰汝擒獻首逆率衆投誠厥功炳如爲我約束衆士給令箭解佩劍予之願歸業者悉予資給散遣是日查願散遣者二百餘人送大營資給之縛傲慢者一人公遂宿賊中浦大芳等侍戶外夜半喊聲起鎗炮齊作公念吾在賊中官兵無劫營理必叛兵與民匪互鬪假寐俟而浦大芳數十人慮他賊爲變拔刀以待約曰來者即斬頃之聲漸息大芳私語曰大人睡熟幸不聞明日公命大芳查前隊願歸業者而昨所遣二百餘人約予資給者糧臺纂之奪其資裝僅不死賊中聞之前隊悉走公率賊衆追之三日至西江口斬民匪首逆五人賊大衆悉聚公召頭人與衆約示三條且曰不願降者不強當各資給以明我舍生相救之意吾散遣降者畢即移兵勦之必盡殺明日集大衆公登臺受之叛兵悉降初公陰使浦大芳合其衆毋令散至是衆益多大芳不能合將四出微公推誠招之勢潰決矣公入賊中五日各帥不知公所存遇春憂懼或以言激之益恚怒嘔血數升德侯知事平移營西河口距公營十里給路票遣散者三千八百餘名仍歸伍者二百二十四名飭公帶回宣陝而附近南山徒衆未領票散者不計數云十月初二日以鄆縣功

賞還二品頂戴十二日以截殺匪徒功

賞還花翎是役也古北口提督薛大烈在軍中德侯令面奏情事大烈據爲已功又

奏甘肅逆回案。總督李侍堯。擊問提督剛達發伊犁。今寧陝兵變。宜有處分。於是公發伊犁。後撫軍以新疆換防為名。派兵千人。蒲大方等二百餘人與其中。至伊犁。悉為將軍松筠所誅。

六國論

沈叔延

當秦之隆。天下莫不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厭其暴而幸其速亡。而所恃以與秦為難者。惟有六國。為六國計者。當同心并力。以伺秦之隙。而攻其不備。而不可割地以賂秦。夫割地以賂秦。非不欲姑為餌敵之術。卒之自絕其援。其勢遂僥焉如不終日。而國亦見并吞於秦。此論六國者。當綜攬當日之大勢。而為之策萬全也。六國中惟三韓當秦之衝。以控引燕趙中山。而蔽遮宋魏與衛。為韓計者。扼吭拊背。以與秦相周旋。俾不得尺寸逾函谷關。深溝高壘。嚴兵而固守。俟其既倦疲於瞻顧之不遑。而後合與國圖之。不乘之以險。而薄之於危。不止彼無所恃。其百二之雄。而我得以立萬一之效。豈真如買鶚之虎。莫之敢攫哉。而燕趙中山。又宋魏衛之所恃以為外援者也。蓋宋魏衛處中原腹心之地。膏野千里。帶甲百萬。外有所恃。以無恐。則與關隘收指臂之使。而於藩籬得唇齒之依。使黔首無西顧之憂。而戎馬藉南紀之壯。而又得燕趙中山倚之角之一呼。而肆應熟操。而猝發。不數十年。汧渭皆牧馬之場。而彎弓報邯鄲之怨矣。且也秦自穰侯專國。事會可乘。商鞅執政。峻急自喜。內訌者本壞城峭者必崩。蹈瑕候間。觀釁而動。又實無可失之機哉。計不出此。黃鼓于一二辯士之口。奔走於縱橫捭闔。飛鉗揣摩。朝三暮四。狙公之術。以與秦相抗。稍不得逞。即舉

而委之。至出於不獲已。最下之策。舉平日當秦一面者。委之以飼餓虎。夫虎狼無厭之欲。至割地以啗之。而六國之亡。不旋踵而可待。其勢豈遂自取敗。而止歟。雖然。當日稱富強者。莫如秦。而亞於秦者。又莫如楚。誠得韓以抗秦。有燕趙中山以屏中原。而又南結於楚。西合隴蜀之衆。以夾攻秦。秦豈遂成不拔之基哉。吁。金繒割壤。此後世偏安偷活。不保旦暮之所為。而不意六國之先蹈之也。剜肉以補瘡。支左而屈右。觀六國之亡。吾不得不以儀秦為戒首也。

周世宗論

余既閱子萬周世宗論。喜其筆端闡奧。而於天人興廢之故。未及推闡精微。因復拈此以瑩其疑。

讀史至五代分裂之餘。而歎大寶之如奕棋。改玉之如乘傳也。天未厭亂。人不悔禍。度必得漢光武唐太宗其人。乃始定於一耳。不然。如世宗者。亦可謂英主諠辟矣。而祚薄悻楚。運移點檢。豈非氣數使然歟。世宗以晉藩入繼。周統鑒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高平之役。轉敗為功。首誅樊何。威令一伸。能使宿將用命。情卒致力。南割江淮。西克秦鞏。北下三關。皆躬履行陣。應機決策。其削平天下之志。亦槩可見矣。間嘗迹其所當興者甚鉅。而卒不足以興周者。其故甚微。合五季全

局觀之。有不能釋然於眷顧之獨私也。其用兵也。簡閱軍實。號令嚴明。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膏澤以養無用之物。斯其為十萬橫磨劍何如哉。其用人也。命趙匡胤李重進以為將。王朴王處訥竇儼以作律厯定禮樂。如趙普曹彬竇儼輩皆宋祖心膂。而其始並顯於周。彼梁唐棄王彥章用趙巖張漢傑。因宦者李從襲等殺郭崇韜。真棄絲合之九而取蜷蛻之轉矣。其愛民而知本也。親錄囚於內苑。頒均田於諸道。刻木為農夫蠶婦置殿廷。資淮南饑則曰。民吾子也。子倒懸而父為之解。安在責其必償也。豈僅能誦賈絲糶穀之詩已耶。而余所為卓絕者。毀天下銅佛像鑄錢。曰。佛幻妄身世而亟利人。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民。猶不惜割截。豈惜此銅像云云。則惟唐武宗庶幾同之。而憲宗懿宗所不悟也。然則周曷以亡也。昔杜太后疾革。遺命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繇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且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論者謂杜后惟據一時目擊之見。造此厲階之說。蓋黃袍加身去黃旗被體時未幾耳。郭威取天下於孤兒寡婦。再傳而失亦如之。其殷鑒矣。雖然。成王之為孺子。周室亦幾岌岌矣。使無周召以為之佐。抑恐問鼎請隧之不待東遷也。然而卜世卜年。即無周召有可共信者。何則。其所積累然也。柴守禮故嘗殺人犯法無足論。威之將大軍入迎春門也。劉崇亦欲起。

兵南向李驤嘗說崇曰視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湘陰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否則且為所賣向使劉崇果聽驤言則天下正不必待中為之也威說得之亦幸矣逐鹿爭雄得馬非福世宗有見於此用是孜孜圖治惟恐失墜其語唐鍾謨曰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可及吾時治兵修守備為子孫計而宋主亦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何其相脗合耶嗟乎氣運必至厯數自在當李唐之末建號一呼魚鱗雜襲亦日月之餘光耳天生藝祖非必即光武太宗也然而素有大志其母固知之矣且曰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言也義方哲命不是過矣則或者詒謀之遠誠有非朱五經行誼李克用三矢可槩論者顧其蓄積如何史未及備著之耳故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觀於周世宗以峻法繩群臣而不能害太祖又何疑末帝之不足存梁明宗之不足興唐也耶他日世宗嘗召陳希夷問以飛升黃白之術搏曰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及聞宋祖代周驚喜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此則天道元遠難以一二而窺測也

始有廬記

顧王霖

去太倉百里有虞山。海濱一都會也。縣亘廿里。靈秀特異。煙雲杳靄。林木蔽虧。朝夕之間。變態不一。孫君子瀟。惡舊居之窮。移家東北。闢步道巷。有屋數間。與山相對。琳宮梵宇。隱隱在嵐光雲影外。不下簾席而取之。吳禮部竹橋。取韓子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廬之意。署之曰始有。夫有無之際。亦難言哉。人苟不能自得。焉往而為其所。有。使其中坦然自足。又何適而非其所有。前乎子瀟者。不足乎已之有。遂為子瀟所。有。子瀟惟適其所適。故能有他人之所無。於焉放情詩酒。得環偉清曠之境。以振發其磊落不羈之氣。有之於是。始有之正無窮矣。雖然。子瀟負瑰異之才。其文章學問。皆足馳騁乎當世。何必棲遲泌邱。與山林枯槁之士。爭其有哉。噫。吾知之矣。昔孔子使四子言志。皆舍目前之近。獨曾皙隨時自得。故夫子歎之。由是觀之。天下之境。無窮。能隨所有而有之。乃為吾之所有。未來之有。其可知耶。善乎子瀟之廬之曰始有也。余館虞山。嘗與諸君觴詠其中。凡茲山之勝。所謂在嵐光雲影間者。時時得之。此又以子瀟之所有而為余之有也。是為記。

吳郡傳

朱東鑑

吳郡字雲士。其先鳳陽人。祖高明。季官京衛指揮使。李自成逼京師。與父貴及家屬七人。同日殉難。郡時年八歲。同老僕逃至閩省。及長。膽力絕倫。落魄汀泉間。久於泉。後乃居浦城之黃溪洲。會海疆未甯。乃仗劍從軍。康熙癸亥六月。隨靖海將軍施琅。攻取澎湖。澎湖為臺門戶。賊之精銳聚焉。郡隨舟師。夜衝賊艘。破發賊大驚。奮勇而前。火矢交攻。賊艘被焚。覆溺投水者無算。官兵乘勢夾擊。遂克澎湖。進攻鹿耳門。乘勝直逼臺城。七日而逆藩鄭克塽率眾歸降。叙功十九等。加左都督銜。補授山西大同鎮標游擊。嘗從鎮將俞某出獵。鎗斃一虎。眾詫為神勇。俞提督湖廣。奏郡與俱旋。補天柱營參將。大將軍席某督兵征紅苗。命郡為前驅。同破天星懸落愁數諸寨。苗患平。郡以天柱界接滇南。與民雜處。易構衅。因椎牛饗士。耀以兵威。使知畏戢。苗民苦雜。派夫徭。會同有司禁革。俾嗣後皆官自雇募。苗人悅服。鎮將疏薦。擢黃州協副將。調廣東香山協。廣東大盜東瓜三。出沒海島為民患。郡請寬其罪。使捕盜自效。又賊有花芋芳船。身窄而長。可容三四十人。涉水如飛。歸則沈諸水底。郡嚴稽察。禁出口。盜無所容。皆遠遁。四十七年。陞浙江定海鎮總兵。駐軍舟山。相度機宜。添設兵船於倒斗澳。長途雙合山兩頭洞等處。晝夜巡防。凡商賈往來。必護送過境。舟山民結茅

而居易罹火患。郡設撲火具。火發立救滅。次年。閩省告饑。

上命截留江浙漕糧賑濟。郡請自僦商船與子興業分途運送。自乍浦起行。不半月。五萬石米齊集漳泉。民喜若更生。旋署松江提督。五十一年。擢浙江水師提督。惕勵官方。簡練士卒。葺墩臺。勤巡緝。念洋盜為患。多內地奸民為之耳目。因指陳近海居民惡習四條。移咨督撫通飭嚴禁。又以水師非熟練者。未克奏效。舊例遊守以下。因公累誤。輒停陞轉。因疏請遇有水師員缺。許破格揀用。既得請。人人皆感激奮勵。踰二年。卒於官。予全祭葬。授榮祿大夫。加贈太子太保。諡武寬。從祀昭忠祠。

張星象小傳

張星象。字介萬。古田縣學生。生有異稟。嘗作書數千言。抵龔進士景瀚。願受業為弟子。龔奇其文。言於督學朱文正公。歲科兩試。拔冠其曹。試事既竣。公選九郡諸生之尤者。福州十人。外部二十四人。肄業龍峯書院。親謀之。甯化張騰蛟孟詞。最為公所賞識。介萬異軍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隊。雖霞浦游光輝彤直。長汀湯志堯謙山。侯官許作屏子錦輩。一時所推為名士者。皆未有多讓。閩中因有二張之目。時閩藩兩松徐公。與文正公同號知人。能得士。大小雅才。並歸陶冶。嘗謂朱門之有介萬。如韓門之有劉义也。癸卯鄉試。將揭曉。文正公置酒招致門下士。予與孟詞輩皆在座。介萬

葛衫躡高屐。最後至。公笑目之曰。昌黎詩有云。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可為孟詞咏。又有云。雜作乘間騁。交驚舌牙礮。非介萬其誰。既而孟詞領解。游次之。許又次之。在座者多獲雋。而介萬報罷。介萬文詰屈生澁。不可句讀。一題入手。狂搜險覓。得未曾有。非文正公莫之奇。介萬亦汨斂斂然。落謂從此長已矣也。新督學至。公薦士十人。介萬與焉。且恐其文不得當。以為是實神驗。當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新督學慕其言。書院初課。故抑之。且面加誚讓。介萬弗能堪。自念居深山讀史漢。談荀揚。十數年不遇一遇矣。又不能及時自奮。道師方行。而齟齬之者踵至。懼一日遭黜辱。為當代大賢羞。時方寓龔家。早飯罷。赴書院課。而是日實未作文。嘿嘿不樂者終日。次早獨行。出西門至虹山橋。徘徊橋上。再四。遂自投於水以死。年止三十有一。龔使人尋之。書院不得。啟其臥室。於案上見其訣父書。及與已訣書。拍案驚叫曰。介萬死矣。三日得其尸於白沙鋪。端坐沙中。面如生。其下有清泉一泓。先是介萬喜扶乩。有白泉沙者附焉。辨論相往復。文思益奇。至是而其識乃驗。龔既買棺以斂。呈其書於徐公。且述其死狀。公喟然署其紙尾曰。嗚呼。生真死矣。自石君去後。余不能早為扶植。致生益孤憤。余不能辭責矣。見者皆為泣下。介萬卒之十年。孟詞始登癸丑會榜。為忌者中傷。乙卯赴補殿試。卒於京邸。竟不得成進士。與介萬皆酷貧無子。詩文皆散佚。

蓋才人命薄故東野窮。長吉夭。方干羅隱孤魂及第也。二張本末。予身親見之。而心怪介萬不自聊賴。乃若此人。得出大賢門下。即終身落拓。都可以不憾。一於何足重。而介萬至以身殉。以視孟詞。長逝者尤私恨無窮也已。